

憲府啓請順命之罪 命降順命一級○癸卯 幸慕華館王

世子與百官隨駕 命兼司僕內禁衛等分左右試合戰戲初

甲乙槍次甲乙射兼司僕勝 命饋酒又 命自願人等射侯

中者賞之以布○諭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卿曾鎮朔方今

撫西陲屢更歲月第因任重不得不爾 命監司慰宴 賜卿

表裏予念卑辭緩我伺便自強賊之常態若水落葉枯賊必慮

我入攻收拾蜂屯必為先人之計卿宜審量形勢益加隄備來

則撲滅修整船楫渡江耀兵又及草木茂密令沿邊諸鎮選人

體探以審賊穴以待事機 諭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賜楊汀

宴○甲辰 御華鞞堂觀射有人上白岳山麓以紙繫木末麾

之上遣人招問則全羅道光州選上奴也衣不蓋體面有菜

色自言丐食以度朝夕且被主人侵責思欲上言無路得達故

麾之上憐之令司饗饋食又 賜綿布帖裏一領給糧送還

命刑曹問押來人及主人侵責情由下承傳宦官李得守安仲敬

于義禁府罷河城尉鄭顯祖職以啓上項事稽緩也○杖宦官

黃思義一百充本鄉軍以弘文館書冊出納違誤也○乙巳吏  
曹啓諸司所掌果物今悉令上林園掌之不可無臺監出納請  
依諸司例請臺出納 從之○秋七月丙午朔 上以燕服御  
丕顯閭召世子及孝寧大君補永膺大君琰領議政申叔舟右  
議政黃守身仁山君洪允成判漢城府事李石亨工曹判書金  
守溫商山君黃孝源知中樞院事梁誠之行上護軍金禮蒙承  
旨等講儒生經書又令儒生及燕藝文論合戰頌 命世子進  
酒諭之曰君臣之間以嚴為主今我以燕服見大臣者以嘗潛  
邸同遊共事者也嚴則恐至於踈耳汝若効此必得慢臣之名  
非所以敬大臣也又曰人君以一國之奉何求不成吾所以服  
此鹿鹿衣以儉率下 上天性節儉不事華飾常服浣濯不事嬉  
遊不作無益見大臣開懷見誠推以腹心羣臣皆服 上之明  
威○丁未以金慶義家 賜江寧府夫人○承政院奉旨馳書  
于京畿觀察使曰前者楊根大灘採金時凡事踈虞未得多採  
甚為不當卿審李重斤所賫事目抄發軍人採自大灘至興原

倉○日本國守久守源勝對馬州太守宗成職肥前州上松浦  
鴨打源永等各遣人來獻土物○戊申以康純為中樞院事韓  
繼美西原君李誠長禮曹參判李坡工曹參議金之慶江原道  
觀察使閔孝源慶尚左道節制使李仲英右道節制使○己酉  
大雨 命遣人審墊沒可疑家舍令移住○司憲府啓工曹參  
議尹岑嘗為黃海道觀察使收諸邑豹皮魚膠贈韓明滄且以  
山羊皮贈京畿觀察使崔漢錫請據律杖岑八十收告身其皮  
物令戶曹區處 命只罷岑職○廣州牧使金脩上書曰臣聞  
有懷必陳臣子之職敢以妄意仰干 天聰國朝制作倅授華  
制獨惟婦女首飾服色尚循古習臣竊念執饌婢子入朝還來  
者尚在其衣服皆在尚衣院臣願前顯執饌婢與通事擇定醫  
女及妓為先教習首飾服飾使之分教一捕盜之法至詳至密  
然而竊盜則只得拷訊決放罪輕而利重故恣行無忌臣竊念  
刑足之與斷筋不相遠臣願自今犯竊盜者刑其一足則其性  
命全而 上副聖上欽恤之仁下慰居民坐生之望 命下該

曹議之○復河城尉鄭顯祖職○日本國一伎州守護代官真  
弓兵部少輔源永上松浦一伎州鹽津留松林院主源重實薩  
摩州日向太守藤源盛久等各遣人來獻土物○庚戌以河東  
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  
致寬左叅贊崔恒為讀卷官以中樞院使魚孝瞻知中樞院事  
梁誠之藝文提學李承旨工曹叅議李坡僉知中樞院事金壽  
寧都承旨申泐左副承旨李永垠為對讀官會儒生朝士等于  
慶會樓下 御製策題若曰易何自而道具何自而法成四聖  
因天明人何故不同廣大悉備其與詩書同否文之拘姜里周  
之困流言孔之厄陳蔡昧於趨避而然歟演讚支流卜筮萬端  
然則亦有所述作耶古人盡之耶焚龜而成黃裳而敗何者使  
之乖耶亦有理乎理者何理其悉陳之○辛亥諭京畿觀察使  
崔漢卿曰令道內萬戶二人領諸浦大船二騎軍各八十中船  
四騎軍各五十小船六騎軍各三十并持水戰之具以本月二  
十六日到泊楊花渡○壬子讀卷官鄭麟趾等取李封等三人

以進 上召讀卷官及上黨府院君韓明澮設酌又召封等三人講小學仍謂封曰汝父季甸子所友待者也今汝登第且居魁心喜倍他特 命進酒○吏曹據昭格殿提調單字啓今降式例三處佛供雜物令本司監進然以別坐二祿官二恐未能堪請加設別坐一員從之○日本國關西路安藝州小早川表作守平朝臣持平肥筑通守菊池藤源朝臣為邦對馬州平朝臣宗彥七貞國等各遣人來獻土物○熙寧君校卒謚夷靖安心好靖夷柔直考終靖校 太宗後宮崔氏出也蚤嬰疾病不能一日立於朝然性溫柔每遇正至於家庭設位而拜有三子長堪花城君次培寧原正先率次均曲江令○癸丑吏曹啓中樞院錄事李稱孫塗改他人差帖冒濫入屬受權務之職雖在赦前不得追論請除錄收告身 從之○日本國關西路九州都元帥溫教直對馬州守護代官平朝臣宗右馬助盛直肥前州小城千葉介平朝臣元胤上松浦丹後太守源盛等各遣人來獻土物○丙辰 幸慕華館王世子與臨瀛大君璆永膺

大君琰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右  
議政黃守身右叅贊尹子雲西原君韓繼美兵曹判書金磧知  
中樞院事梁誠之宋處寬禮曹叅判李誠長行上護軍尹慈等  
侍試武舉辛錫康等四人又令射宗及衛將等射侯○丁巳禮  
曹議啓金脩欲令婦女首飾服色侔擬中原然本朝風俗未能  
盡從華制請勿聽從之○戊午王世子召同副承旨吳凝傳  
上旨曰金玉服飾之禁近頗踈闊承政院議啓○己未傳于  
禮曹曰今後除成均館四部學堂赴學生徒夜直先是成均四  
部檢察儒生夜直考其動慢儒生居館累旬不出雖公卿之子  
折氣習業近年以來刊經唱經仕出多門豪家子弟爭赴間有  
層館者乘肥衣輕朝往夕返其在泮者率皆避役之徒至是又  
勿令夜直蠻舍日弊視如逆旅○左承旨尹弼商啓曰諸道本  
月初二日所捕賊滯獄甚多請分遣散差官推鞠區處命遣  
戶曹正郎金升卿行司正鄭垠于京畿禮曹正郎金瓘成均直  
講魚世恭奉常少尹李元孝于忠清道戶曹佐郎金紐刑曹正

鄧權恪訓鍊副使柳輕于全羅道軍器判事柳季潘副知承文  
院事朴安性刑曹佐郎孫旭于慶尚道承文院判事金永濡成  
均司藝李壽男子黃海道宗簿少尹李克基吏曹正郎魚世謙  
于江原道鞫之仍付事目一累次作賊明白者定為大賊一衆  
所共知大賊及許接戶永屬濟州及三島官奴知情切隣戶首  
杖一百徒三年一兩臂刺字人濟州及三島移置賤口屬官奴  
一蒜處移接人及知情許接戶首並杖一百切隣戶首杖九十  
一許接戶首切隣及蒜處接人內老病及婢女自願收贖者聽  
一賊黨及賊物在處雖寺社衣冠之戶亦得搜索一捕賊時守  
令或橫加刑杖或據奪財物當先推鞫○日本國肥前州上松  
浦志佐源次郎一歧州太守源義對馬州平朝臣宗彥七貞國  
平朝臣宗彥九郎貞秀平朝臣宗彥八郎茂世各遣人來獻土  
物○庚申 御思政殿王世子與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河  
東府院君鄭麟趾逢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  
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右贊成朴元亨左

叅贊崔恒右叅贊尹子雲知中樞院事金溉判漢城府事李石  
亨知中樞院事梁誠之宋處寬刑曹判書洪應吏曹判書韓繼  
禧戶曹判書盧思慎仁順府尹成任行上護軍金禮蒙藝文提  
學李承召等入侍設酌 召諸道叅差官講論事目仍語之曰  
汝往慎勿飲酒惟慎其事古人有言一見如舊吾於汝等素所  
信任而尚復戒諭誠為隘矣然亦大有理汝等其無廢我命因  
饋酒而遣之又謂麟趾曰卿當教世子以為國之言世子避席  
而聽麟趾曰修齊治平之道布在方策然其要惟知為君之難  
而已 上曰何謂也麟趾對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豈  
不難哉○辛酉以事目諭成吉道都節制使許琮曰一尼麻車  
之人有來者語之曰聞汝等欲攻幹朶里汝中讎嫌非我所知  
如有冤悶何不辨明若自相攻擊於近境則非敬朝廷之意甚  
無謂宜速來訴各以公道辨明不可以威力相加國家一視同  
仁無有遠近何不輯睦平安無事乎一預語幹朶里曰不還彼  
馬則尼麻車必來汝宜思所以和解各安其業一尼麻車以私

恨逼境卿整兵待之慎勿與交鋒使人問其事由曰何故來耶  
奚為幹朶里則汝之私事不可以兵來於境上尼麻車等如不  
順從則再三諭之猶自侮慢則責以大義猶不從則威之以義  
亦猶不從則觀形勢勿輕交鋒猶責大義亦有可攻事狀則攻  
却之可也一語幹朶里曰尼麻車為汝等不還馬而來汝等何  
不還之汝等居城底每告事變國家以百姓待之不得不納城  
內是私情於汝也汝中讎嫌私自和解非關國家如有不得已  
之事則當啓聞施行邊將但一視遠近之人汝等若交構執迷  
非惟自中禍結朝廷亦自有處置○壬戌 御勤政殿放文武  
科榜入 御思政殿宗宰及承旨等入侍 召文武科八殿內  
傳曰汝等非他科目之比予甚重焉三日游街後當賜宴文  
科于藝文館武舉于鎮撫所以慰之仍設酌令李封辛錫康進  
酒 上親製詩以示之其詩曰回運倒否霽氛蒙治兵育才修  
勞中上下交情孚以信自然天應治既隆今日略與爾相諭終  
始如一享大同令文臣宰樞兼藝文及新及第和進仍 命書

諸軸 賜文武科入名兒宗師傅金貴知講小學愍其年老特  
超三級即帶銀以榮之○賜酒肉于申叔舟第以族姪申碩中  
武舉慶于其第故也○漢城府啓平安咸吉道道里遼遠凡私  
賤號牌必待本主親呈賤籍方許成給迷劣之徒終不能自詣  
事畢無日請自今依濟州例京中則都官准賤籍呈于漢城府  
外方則各其邑准賤籍呈于觀察使令悉送都會所據此給牌  
其可以自詣者論 從之○癸亥 命都承旨申泐賈宮醞五  
十壺往賜申叔舟第○司憲府鞠栢伊之罪以啓 命名李亨  
元于承政院問賊黨孝道免放之由亨元對曰賊人盜布物謀  
欲分徵誣引孝道等四人為黨其時堂上詳問情由而免放非  
臣所得擅便况臣於栢伊家或一月一至數月一至受人賂物  
臣實未知 上曰予重汝朝士不禁身刑曹而直問于此事又  
經赦予豈罪汝如有所犯其直言之亨元扣頭對曰臣苟有情  
死且不諱况承 聖諭敢不直陳臣雖不肖豈受罪人財賄而  
敢放手即 命放免○咸吉道觀察使啓自六月八日至十日

於慶源府自蝶自北向西南如雪飄零○甲子傳曰宦官田昉  
罷令就第洪得敬安璐罷職曹彥收告身充本鄉軍吳繼孫杖  
八十○丙寅 御勤政門受朝參入 御思政殿諸將及承旨  
等八侍 上延訪治道令各陳所懷鎮撫鄭沃卿等數人應命  
上謂判漢城府事李石亨左承旨尹弼商曰人有言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其實不過而家而國而已家有良主則  
庭除修整而人皆謂之賢國有賢君則朝廷肅穆而庶官無曠  
故人君廣詢博訪為堯不廢然後可以來天下之賢而無天下  
之善然而聽言之道亦自有要人言不同善惡各異人主悉皆  
聽納則其弊必至於善惡混必欲分別是非交相辨論則其弊  
必至於言路塞要當摠攬權綱執其兩端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然後用之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  
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推而至於萬事莫不皆然今欲聽  
羣下之言令入侍文武諸臣各盡言不諱而武班二三人應命

其他將相一無言之者以為順之則福逆之則禍各自畏罪而不敢言歟其亦以予為不肯用之而不言歟至於予出一言皆諂曰可莫敢矯其非此豈君臣可否相濟期至隆平之意乎卿等其以予言布告在位者使明知予意○丁卯 御思政殿受常叅左承旨尹弼商啓守令賢否不一比年告密者頗多煩擾請停告密 命只許觀察使聽理告密守令勿聽○賜李封等宴于藝文館以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黃守身右贊成朴元亨左叅贊崔恒為壓宣官右承旨朴槿往赴焉申錫康等宴于鎮撫所以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議具致寬領中樞院事沈澮南陽府院君洪達孫右叅贊尹子雲兵曹判書金礪西原君韓繼義為壓宴官右副承旨李文煥往赴焉○兵曹啓咸吉道高原郡城子移設便否請令大臣議定後築之 上下其議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等議曰本郡館舍及入吏奴婢遷徙有弊乃舊基築之上黨府院君韓明澮議曰舊基在山坎從而築之則過狹又於

山上周回而築則過闊從本郡吏民之願移設 上從明澮議  
○吏曹啓忠清道泰安郡住向化忠贊衛金允積非己身向化  
乃生長本國其父成福亦恭原從功臣請依平順例賜鄉泰安  
從之○戊辰 御思政殿受常參召左議政具致寬右贊成  
朴元亨戶曹判書盧思慎及承旨等設酌議大倉增置處因曰  
土木之役不可數興警守軍營大倉等事不可得已豈嫌興作而  
不舉乎近興圓覺之役此實有過又曰史官之於記事將欲譽  
之過稱其善將欲毀之過稱其惡是豈直筆也詞雖鄙俚據事  
直書可也仍饋史官酒○命左副承旨李永根檢吏兵曹銓注  
誤錯處以啟○己巳司憲府啓曰成均直講金性源代叔父信  
蒙加資後吏曹例於 特旨通計性源代加前月數進階通禮  
門奉禮申証以外舅鄭自洋為判通 禮例應相避乃以都承  
旨申漸從兄陞授工曹佐郎舒川郡事柳壤為茂朱縣令時誤  
鞫盜賊被囚義禁府後雖蒙宥罪責尚重吏曹亦計被囚前月  
數進階俱為未便請劾之 傳曰性源通計前月數不妨証壤

承政院其問之○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忠清道觀察使曰  
行幸支應雜物已於橫看詳定詳定外一物不得濫備道路橋  
梁宮室亦勿修葺如或不然罪當不赦○禮曹啓曰禮記曾子  
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註曰無服之殤不祭仁城君  
本無服之殤請依古制勿立廟立後 命祔平原大君祠堂○  
庚午司憲府啓女妓詠關雎安邊都護府使李堉曾與之私招致  
公衙留連累月樂學都監使權眉聽堉請給暇 今本府問備  
之際與堉符同隱諱請眉追身勾問堉拿致鞫之 傳曰堉已  
見遶待上來推鞫○召梁誠之曰人之所以為人不過忠孝而  
已忠孝之道於論語小學備矣然經傳汗漫莫若撮其要者而  
觀之如孝行錄稍便於觀覽三綱行實圖則既紀事迹又著詩  
讚未免拘例且傷於煩卿就考三綱行實圖及諸史撰關係五  
倫數十條以進予將觀覽裁定以為萬世教人之法誠之撰進  
命與盧思慎同議校定遂 命名五倫錄○辛未以壯義寺  
有舍利瑞氣之異百官陳賀○司憲府上疏曰一執政大臣有

相避人勿許除官已有著令而相避只限四寸人之愛惡豈在  
於寸數之遠近哉相避之論雖若褊狹然亦不可不相避也士  
林語曰某今執政其族從當得官某今罷政其族從此休官矣  
既而批旨之下果如其言至於法當相避者欲加華秩注擬之  
際啓曰某之樂寸族既除之後移牒臺省乃曰某為某之相避  
也啓下使臺省不得駁於其間其除官之命若出於上或為  
朝廷公選不得已而除官者則已矣既無此二者而公然除官  
曰某之相避啓下是則相避之法名存實亡媒進冒濫之弊從  
此生矣臣等竊以為執政堂上六寸以上族親特旨及朝廷  
公選與夫例當遷轉者外勿許稱相避啓達除官以杜冒濫之  
弊一防納貢物本非便民良法也國家有大營繕其所支費不  
宜斂民許從民願防納蓋亦不得已也權勢之家憑藉興利之  
徒干請監司守令監司守令黨附權勢土宜可備之物稱為不  
產民願防納至於取直之際或和某大家之奴隸或稱某權門  
之伴人傳食州郡侵漁鄉曲斗米之價收至倍蓰少有差緩鞭

捷繫累必取而後已彼雖晨炊或乏而傾資償之監司守令非  
惟不能禁防又從其請而督斂甚者又令貧民馱轉所收之物  
民之資產為之一空大小朝官防納者永為不齒曾有成憲近  
來此法不行習以為常其源一開弊至於此臣等竊以為申明  
大小朝官防納之禁物雖至微人雖貴近一皆終身不叙則弊  
革而民可息肩矣一官爵人主所以馭天下國家之器也人君  
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皆貴之人君以為賤而加於小人則  
人皆賤之豈可虛名而輕用哉古者度德而授位量能而任官  
雖一資半級未嘗妄施也是故賢者愈勸不肖者自勵政日休  
明近年以來爵賞浸輕若因慶事加爵百官出於特恩無可議  
者至於成一事者驟陞其秩監一役者官至堂上腰銀帶金半  
於朝行士風靡然凡有微勞希望異賞奔走請謁因緣僥倖期  
必得爵不但此也轉輸木石者例授參職名曰勅職與實職無  
異濫加名器於茲甚矣臣等竊恐續貂之譏復起於今日也臣  
等竊以為人臣任事皆其職分之當為若其計功而加以爵賞

則至於安邊禦侮軍功特拔者將何以賞之願自今職分微勞  
勿加爵賞以重名器一傳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可殺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可殺未可也國人皆曰可殺察之見可殺  
焉然後殺之此言賞罰之不可輕也人主處九重之上人之賢  
否得失未能獨知左右之言固未可信所可信者大臣之言也  
然而一大臣譽之於前則舉而用之一大臣毀之於後則又從  
而黜之其用其黜皆由於下則奔競成風賄賂公行寧忤於國  
而不敢忤於權門寧負公室而不敢負於私門權移於下各立  
私黨弊不可勝言者矣此古今之通患也臣等竊以為郡守縣  
令之微官則已矣若黜陟重任水陸將帥其任之也銓曹註擬  
又議可否大臣固已審擇而授任矣勿以一人之毀而便行廢  
黜勿以一人之譽而輒加顯賞以杜大權下移之漸一國家內  
設庶司外立監司守令內外庶事各委所司而責成自無遺闕  
今郡縣有事輒遣朝官別治其事冠蓋相望騷擾百端非但驛

路之凋弊迎送供億州郡騷然朝官奉使者不體委任之意惟  
事宴飲而其所治之事一委守令稱曰差使負以代其勞竟無  
見效且京中諸司沙汰冗員只設治事之員承命奉使者朝夕  
廢事未必不由於此况奉使者豈皆賢於監司守令者乎監司  
專任一方守令分憂別郡若推鞠罪人籌度糧穀之類應行常  
事委諸監司守令足以辦治何必輒遣朝臣以致騷擾乎臣等  
竊以為軍國重事及採訪點馬不得已之外不緊使命一皆停  
遣以除騷擾之弊一區家擇閑曠可耕之地定為屯田役附近  
當領水軍耕穫令所在守令監督課其所獲多者論賞是欲不  
勞民而廣貯軍需庶合古者兵農為一之義意也然供役水  
軍散居他郡贏糧來赴率多後時不如土丁之便於供役也農  
牛農器亦不便利林水軍所能辦也監督守令皆以為國家大事  
所獲倍他則必有顯賞率皆所部農民持農牛農器來供其役  
農務方殷人畜盡在公田家之農業奚暇治之上農之家僅能  
自存中人之產盡為蕩然臣等竊以為諸處屯田量給附近居民使

自耕穫而取其三分之一則公私兩便矣○知司諫院事趙安  
貞等上疏曰恭惟 主上殿下即位以來厲精圖治樂善不倦  
求言如渴臣等謹以一得之愚條陳于後裨萬分之一伏惟 聖  
裁施行臣等聞三代之治皆以學校為重故自王宮國都以及閭  
巷莫不有學恭惟我朝開運之初首重儒術內立成均四部外  
設鄉校由是公卿大夫之子布衣韋帶之士莫不鼓舞為魚之  
化教化之隆人村之出於斯為盛比年以來士習不古知有功  
利而不知有道德公卿子孫纔脫襁褓已登仕版非有資蔭者  
趨競旁蹊必求華職學校由是而踈虞人才職此而卑下况於  
鄉校生徒監司守令敦勸之方瀆不如古又定其額厥數日減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才豈可以額數待之哉古人云素不  
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伏望申明圓點之法每  
當大比之時成衆華職者圓點不滿三百則擯而不錄公卿子  
孫之有官者亦考儒籍其未嘗入學則不許赴試以新士習又  
於鄉校不拘定額以廣教化國家幸甚臣等聞與一利不如除

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近者使命比舊為多如軍籍號牌田制入居堤堰點馬採訪又有捕盜敬差此皆國家大事在所不已然一使命之出驛路之凋弊民間之騷擾供億之費耗不可殫論臣等竊謂政有先後事有緩急不必並舉以貽其弊也伏望斟酌損益先其急後其緩今年行一事明年舉一事如是漸次勿使並舉則事易就緒而民且安業矣監司任專一方守令分憂百里其可委之監司守令者責之監司守令足矣何必別遣朝臣耶號牌不可廢也既有御史又有敬差分遣諸道都會令其所管諸邑居民自持文案來受號牌法非不詳也所管州縣道路遙隔羸糧往來羣聚留連吏得因緣為姦如有文案隻字之可疑人丁一口之未到未即受出還到本邑改受文籍或未盡信如此往還動涉旬月矣暇治產營生乎况所管郡邑供頓弊甚伏望亟罷都會巡行郡邑某月上旬在某郡中旬在某郡下旬在某郡期以歲月責其成功其間民或有疾病事故及文籍不明者所在守令具由呈報隨其所復報巡行成給庶幾

民無贏糧徃來之患官無轉輸供億之弊矣臣等聞畿內之民  
貢供賦衛王室而已蓋不可以諸路視之也今畿甸之民徭役  
浩繁不能聊生加以田品倍瘠於下三道而租稅無異於下三  
道稱賦益之尚不充納甚至賣田宅傾財產比比皆是其何以  
自存乎民者邦之本京圻又四方之本畿輔凋弊則諸道其能  
安乎伏望 命下該司更加商確假如京畿上上之田視他道  
上中上中之田視他道上下以此遞減收其租稅庶幾民不至  
於困瘁而邦本益固也○壬申 御丕顯問以鄭軾知中樞院  
事金從舜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司憲府大司憲鄭孝誠掌令  
金季昌司諫院獻納○迎秋門把直軍士忽仆地頓絕 命承  
政院多方救療又遣河城尉鄭顯祖直到其處盡心療治有頃  
乃蘇○傳旨禮曹曰常祭官禮畢隨即還出故雖有可言之事  
陳之無路今後常祭官欲有所言該禮畢出班而立以次進啓  
○上覽實錄曰 元敬王后為世子嬪時冊封貞嬪 命改今  
貞嬪為粹嬪○癸酉廣城君李克堪卒克堪字德興廣州人仁

孫之子幼而穎悟讀經史通大義中文科選入集賢殿中文科  
重試超授副修撰戊辰新置講書院克堪為右贊讀上輔政  
以克堪為議政府檢詳及即位賜推忠佐翼三等功臣誥拜  
吏曹參議 上冊封王世子委克堪以輔導之任戊寅拜同副

承旨陞都承旨轉吏曹參判廣城君累歷刑曹判書丁憂遂卒  
年四十三克堪聰明過人一覽輒記及庚辰北征出納機務寵  
選異常平生未嘗携壺餞客家不釀酒然為刑曹判書多受人  
賄賂物議輕之謚文景勤學好問文心能制義景三子世佐世  
佑世傑○刑曹啓私奴石丁與奸妻寶背謀殺本夫請依律實  
背凌遲處死石丁處斬 從之○甲戌工曹判書金守溫啓臣  
年老眼暗難於世事請從釋氏之道若無明驗臣伏面欺之誅  
上不許○乙亥 幸喜雨亭觀漕船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瑆  
領議政申叔舟左叅贊崔恒工曹判書金守溫戶曹判書盧思  
慎大司憲梁誠之及諸將隨駕補進饌物甚厚 命賜漕船  
所載米五十石○八月丙子朔 御丕顯閣召永膺大君琰請

宗親及上黨府院君韓明澮河東府院君鄭麟趾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黃守身判漢城府事李石亨工曹判書金守溫戶曹判書盧思慎吏曹參判姜希孟等入侍講儒生經書又講兼藝文文臣易理○丁丑 上與中宮幸喜雨亭觀水戰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判漢城府事李石亨戶曹判書盧思慎大司憲梁誠之吏曹參判姜希孟及承旨等隨駕 命兵曹判書金礪為左廂大將西原君韓繼美為右廂大將分將京畿兵船迭相上下習水戰舩疾如飛鼓譟相合聲動天地勝者凱歌而還 上喜軍容整齊特 賜叔舟御衣一領 御書示兵曹曰今日觀水戰皆大臣知兵之以也予無一毫著力處可謂既整既備既堂堂既正正既隱現既奇正者矣不必更閱可各還家不可謂足益思要機宜與我急有為不然則過矣 召梁誠之曰近日將升憲府于正品卿知之乎憲府國之耳目一日怠忽則百官為之陵夷予用卿者欲其振舉也自古有以風聞公事為是者

以為非者為是者拘於風聞而不覈則為惡者無以懲以為非者喜以風聞之事而考覈則讒邪或售其姦子故二者之說皆以為然語卿以八事曰風聞曰明聞明聞者明白聞之也曰虛聞曰實聞曰實見曰虛見曰實知曰虛知卿以八事舍虛取實盡心奉公誠之對曰官吏非兼用風聞無以懲惡但小事臣等先推後啓重事則啓聞取旨後舉劾 上曰然○戊寅日本國肥前州上松浦志佐源次郎對馬州太守宗成職等各遣使來獻土物○己卯 幸箭串觀獵○諭諸道敬差官曰聞守令等濫刑囚人以致非罪隕命者頗多須極推問其中必有或誘屍親或行抑勒使不現告者亦並窮推又流移人物之禁自有定法而守令等於條章之外擅便作法置人於要路阻遏行人使不得行至於禾尺之類著署半足使不得出入甚無意謂亦當問之○日本國一歧州守護代官真弓兵部少輔源水肥前州上松浦佐志源次郎對馬州太守宗成職各遣人來獻土物○庚辰 御丕顯閣名左參贊崔恒戶曹判書盧思慎及承旨等

諭之曰史官褒貶善惡皆不直古有自觀國史者予則不然雖書過失何害之有雖六曹公事無遺畢書亦可知人主勤政與否惟煩細之事不須縷縷而書之也又曰人而不學與山戎島夷奚擇武夫雖挽弓百斤略無學術何可倚任有兼藝文者雖曰粗知義理然嘗講易理無一能通者然則人主教養之意安在然教養之方不可一日廢也予每月或講經或試文以勸之者欲其策厲而成就也古者三老五更橫經問道者有之欲令世子謁聖行釋采禮卿等宜備其禮○承政院奉旨馳書于成吉道都節制使許琮曰茲者謝恩使李堦聞見事目內遼東奏被虜逃來人宋全招天順八年八月日自女真逃至朝鮮國第六城其守不收留欲還野人予恐其受辱即以刀自傷有察訪劉慶康者知予為漢人給與衣糧送還遼東宋全之來也接待人及不收留者備細錄聞且其時穩城府使判官因何事出某處亦並推問以啓○辛巳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仍御不顯閣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瑆永膺大君琰永順君溥勿巨尹徹

河城尉鄭顯祖密山君朴仲孫禮曹判書元孝然及承旨等入侍 召慶尚道軍籍使權攀全羅道軍籍使姜老 親問軍籍

錯誤處攀老發明是非 上曰汝等雖巧飾萬端所為之籍與

事目相反多言何裨委任之事置諸度外專事遊戲以至於此

不識汝等之用心也攀等俯伏汗出霑背 命名領議政申叔

舟更議軍籍事宜○傳旨禮曹曰入朝火者等族親訪問京外

無遺置簿○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職遣使來獻土物○平

安道都觀察使吳伯昌都節制使楊汀馳啓七月野人男女二

人自婆猪江乘船而來渭原郡事張瑞率兵應之二人皆以刃

自刺女則已斃其男生存遣人招來問其根由答曰吾名賣土

父尚阿赤原係遼東人為建州野人汝弄巨所擄而奴使之吾

亦生長其家以所弄介女子舍豆為妻居之屢被汝弄巨譴責

欲投化貴國率妻逃至婆猪江妻望見軍士懼為所害而死賣

土又言李豆里每念慕朝鮮李古納哈則謀欲報讎今當冰合

之時作賊必矣 上回諭楊汀曰前此累諭卿渡江觀兵使彼

不得桑農今幾度觀兵乎秋收已迫宜急擾彼不可緩也卿其  
知悉又諭吳伯昌賣土厚待上送○壬午 傳刑曹曰我嵯山  
蠶室宦官廉得河金仲富內蠶室宦官金禮呂奇外蠶室別坐  
李仲孫閔碩等今年養蠶繅絲比前減少鞫之○癸未曲宴于  
康寧殿餞領中樞院事沈澮也時澮將浴於慶尚道諸沈議親  
及八直諸將承旨等悉饋於思政殿月廊○日本國上松浦一  
歧州鹽津留伊勢守源間西海路筑前州宗像郡知守宗像朝  
臣氏卿肥前州田平寓鎮源朝臣彈正少弼弘等各遣人來獻  
土物○乙酉 御勤政殿設養老宴王世子與孝寧大君補永  
膺大君琰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  
叔舟右議政黃守身左贊成尹士旻中樞院副使李邊密山君  
朴仲孫判中樞院事成奉祖開城君崔濡檢工曹判書趙貫檢  
判漢城府事楊修尹希齊檢漢城府尹鄭之禮承旨等入侍王  
世子及老人班首趙貫以次進酒○丁亥 中宮行婦人養老  
宴○幸蜂峴觀打圍先令兵曹判書金碩率軍士圍虎向虎忽逸

出○上即幸峯頭指揮諸將圍而獲之是日軍士二人為虎所傷即遣內醫救療仍厚賜食物○日本國對馬州仁位郡宗信濃守盛家守獲代官平朝臣宗右馬助盛直平朝臣宗彥七貞國等各遣人來獻土物○戊子日暈○御勤政殿忠勳府進豐呈王世子與諸勳臣入侍○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咸吉道都節制使曰漢人只于時招初至會寧鎮節制使判官答于十餘度雖彼賊來降固當勞慰今不分漢賊而遽加笞榜殊為不當自後勿復如是○諭諸道觀察使曰有社長詐稱圓覺寺緣化作本寺造成提調明文及印信矯言以布施所納多少公私賤口則為良徙居人則放送或限年給復橫行村落收斂財賄者有之密諭諸邑守令勿論僧俗捕囚以啓○以尹士昕為工曹判書任元濬兵曹參判金守溫同知中樞院事李文炯同知中樞院事宋文琳中樞院副使李墅漢城府尹○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沂據漣浦鎮節制使鄭山彙呈啓野人沈汝弄巨告兄沈毛知子賣土潛奸隣部所衆介之妻多持服玩乘船而逃此必從婆

猪江而下到泊於此投命大國是用來告乞於理山諸邑亦通此意 上命承政院馳書於汀曰待賣土上來問其根脚區處彼人若更來問答以不知 命議諸政府左議政具致寬左參贊崔恒議賣土宜解赴遼東領議政申叔舟議賣土自言其父為唐人而汝弄巨云是野人其為唐人未可的知且其所願欲居我國不欲往中國今若強送則慮有宋全之訴反有害於我雖實唐人彼所自掠必不能告於中國請留之 上從叔舟議

○己丑 賜豐呈御饌于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設宴于其第命承旨等賚宣醞往赴○先是尹昭訓之母居於晉州得病甚苦 上聞之遣內醫朴從義視藥仍諭觀察使鄭文炯凡可食之物連續厚給至是從義封進物目單字其數甚簡 上曰諭旨之事乃不致意如宰相請之豈至若此之少乎即 命義禁府拿致觀察使都事及晉州牧使鞫之○兵曹據咸吉道都節制使許琮啓本啓鏡城及黃節堡石城請令觀察使抄葺旁近諸邑民丁造菜 從之○庚寅 御勤政殿受朝賀入 御思

政殿召諸將諭以鄭文炯拿來之故因設酌有頃入 御丕顯  
閣河東府院君鄭麟趾等入侍講儒生經書又 召兼藝文講  
易觀卦○以李繼孫為刑曹參判咸禹治慶尚道都觀察使○  
中樞院副使李邊上書曰今下令大小臣僚陳言然方今 聖  
上御極祥瑞屢現政治休明無有可言之事矣但臣以所聞赴  
明使臣往還平安道人馬受弊事略陳之伏望聖鑑採擇一在  
前自洪武至永樂年間赴明使臣大小人數八九逮洪熙宣德  
年間其數多不過十五人今通事押馬押物打角皆加定講肄  
漢學官等雖職微者各率自己奴子且方物雖少其押物或多  
至十人其人數視古倍多來往煩擾請量減人數一在前藥價  
不過五六匹也今內藥房議政府六曹典醫監惠民局生藥鋪  
忠勳府開城府并藥價布子六七十匹而其所掌醫員通事等  
到彼多買價散麤重如甘草厚朴陳皮乾薑麻黃等物載持迎  
來馬只二三而藥馱多至三四十隻也東八站運轉時分載護  
送軍人馬秣但疲困或致倒死也弓箭佩持騎馬護送者鮮矣

儻遇賊變誰能當之請量減藥價一在前無官給乾糧米糶今使平安道支給軍資粳米六十斗又自黃海道至義州私請米穀雜物多重其乾糧載持官給馬只二三匹分付護送軍人艱苦運轉到北京受欽賜米糶雜物又受計口五日一次米糶雜物則食物似有周足請乾糧計日賫去以救運轉之苦一號牌印給設都會所諸處人民數多聚集日久未出絕糧立待悶鬱者頗多請令各其州郡印給而御史巡行考察○辛卯兵曹啓凡乘船人所持物件本無禁防故金銀珠玉及諸文書潛狹入海者頗多今後管鎮往來人及轉漕商販採捕魚物一應入海人各其船到泊處守令萬戶一一窮搜方許過海萬一潛挾後現則請本身以棄毀制書律論守令萬戶以制書有違律論從之○壬辰上與中宮幸溫陽王世子與承膺大君琰永順右溥龜城君浚蛇山君灝新宗尹孝伯勿巨尹徹堤川副正藍富潤副令孝叔鵠城副令金孫雲水副令孝誠河城尉鄭顯祖青城尉沈安義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右議政黃

守身南陽府院君洪達孫左叅贊崔恒中樞院事康純知中樞院事金國光鄭軾戶曹判書盧思慎信川君康衮行上護軍具文信使曹叅判姜希孟兵曹叅判任元濬行上護軍趙得琳隨

駕百官抵送于興仁門外京畿觀察使崔漢卿具朝服迎于境上驅清溪山夕次于樂生驛前平○癸巳 駕次于振威○晉州有人震死降香祝行解恠祭○甲午 駕至陽城晝停所

召宗宰饋酒仍出 御製詩曰禦戎既多年常患未整飭縱

費玄藏寶授任在精擇乘豐整遊豫六陣一清肅管絃繁鍾鼓風清月甚白但聞材雞聲蟋蟀與促織令宰樞和進 駕次忠

清道樓山觀察使金震知節制使李允孫迎于境上○乙未

動駕命廂軍駉駉傍獲狐遂至温陽湯井行宮○丙申日暈○

留都守相遣禮曹叅判李誠長問安○丁酉 觀獵于廣德山

宗親及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右議政黃守身南

陽府院君洪達孫行上護軍具文信忠清道都節制使李允孫

侍衛 駕駐射場峯頭左右廂合圍駉下獲獐狐戌時還行宮

青山縣監丁淑掌檢炬火立馬道傍大駕方過猶據鞍不下  
上召問何為者淑自稱青山以對上曰青山也遂下義禁府  
鞫之○戊戌傳于司憲府曰青山縣監丁淑未辨東西而忠  
清道觀察使金震知於褒貶也置於上等其推鞫以啓○內醫  
朴從義回至沃川宿嘉禾驛夜中自以所著帶縊于柳木而死  
上聞之大驚即命承文院判事金永濡往訊致死之由○忠  
勲府遣福川君權愷問安○命世子如北郊觀獵○己亥御  
浴室○承政院奉旨馳書于留都將相曰今方空城慮盜賊恣  
行出其不意搜捕且嚴巡緝○庚子上聞忠清道觀察使金  
震知都事姜安重橫歛百姓多行賄賂于宰樞親召問之震  
知對曰臣別無賄賂之處第於議政府六曹承政院贈米豆各  
一斛耳安重對以震知所為臣實未知上訊杖十餘度俱下  
義禁府仍命宣傳官及兵曹郎官各率軍士十人分往近處  
諸邑盡搜支應時文書以來既而政府政院堂上就差備門外  
啓震知將來豆潛授僕夫臣等未及知之稽緩啓達請待罪

命皆入內謂曰寄旅之際親戚故舊如有贈遺誰敢不受第納  
賄者有罪耳况僕夫受兩不告則宰樞何以知之宰樞皆伏地  
獨左議政具致寬不受震知之賂人服其清○上設酌諭之曰  
人君之心豈欲殺人哉所以罪此人者譬如天地以生物為心  
而至於秋則肅殺萬物固不得不爾也今震知等聚斂於民公  
行賄賂罪在不赦即欲行刑恐人謂我因怒殺臣且乘忿決刑  
悔吝生焉昔唐太宗殺臣於道上終身悔之以是子將問於大  
臣然後斷之若不誅此人則一道之民將皆困於橫斂而不能  
聊生誅一人而活萬民以警其餘不亦可乎於宰樞之意何如  
皆對曰然獨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兵曹判書金碩就前啓曰震  
知罪固當誅然其母年踰九十而震知又獨子是可矜也上  
曰法者傳於萬世豈可以母之故而可變哉予已熟計卿勿復  
言遂命斬震知安重具錄罪狀傳示軍中及八道傳于義  
禁府曰震知安重不遵教旨橫斂民間賄于宰相而掌令鄭孝  
常獻納金李昌俱以臺諫憤然不能檢察推鞠以啓○咸陽卿

誦來問安 上謂誦曰古人云父母所愛愛之所惡惡之至於  
犬馬亦然而况於人乎今卿小弟誼乃讓寧所鍾愛者卿不能  
庇護是何心哉讓寧家門卿為幹蠱所為若此行當罰卿其無  
悔焉○辛丑 御浴室○宣傳官等搜文書復命 上曰古人  
云鐵厥巨魁賈從罔治又云罰一懲百何必屑屑焉吹毛而覓  
疵哉凡守令所為一皆勿推○以戶曹判書盧思慎為忠清道  
假觀察使○壬寅 御浴室○命王世子觀獵于牙山浦永膺  
大君琰蛇山君灝永順君溥龜城君浚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  
黃守身南陽府院君洪達孫隨行○傳于義禁府曰忠清道分  
臺監察李淑文金致利凡不法事專為檢舉而觀察使都事等  
侵漁百姓廣行賄賂而懵然不知一不糾察其鞫之○召盧思  
慎曰卿今為假觀察使亦如震知乎思慎對曰臣不敢 上曰  
然凡事聽於一人則無悖矣思慎具錄震知收斂物件以啓  
上曰所為若此雖欲不死得乎其斂民之物悉復還主 上又  
謂尹弼商曰勢處贈物自成常事受者亦不以為汚 祖宗朝

雖有敗露者亦無被重典者勢與今異故耳予則當撥亂之世  
所更改振舉者多若徒遵 祖宗寬政而欲求治安清泰 祖  
宗社稷將置於何處乎予之用重典不得已也是故只誅震知  
等其餘不問非不知也振舉綱紀耳弼商扣頭拜謝○遣吏曹  
叅判宋文琳如大明賀聖節○遣通事鄭復管押被虜逃來漢  
人九石等二人解赴遼東○癸卯 御浴室○命世子放鷹于西  
郊○以李皎然為忠清道觀察使李堦僉知中樞院事柳輕司  
憲掌令李有仁司諫院獻納○甲辰 御浴室○義禁府啓丁  
淑罪合凌遲處死 御書云無知之極何足責之法當死然收  
職充軍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十六

配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十七

九月乙巳朔 御浴室○召內宗及銀川君積玉山君躋義禁

府提調鄭軾承旨等議推朴從義致死之由謂曰從義之死至  
為荒唐若曰監司收使厚送雜物而從義怒得誣告之罪因以  
自盡則從義書中物數與監司收使之言脗合其不誣明矣若  
曰從義偶於路上發狂自經則前此來時言語精神無差誤又  
非發狂明矣承命之人雖不能盡其事宜予不曾深責而至於  
自經是何故歟宰樞及史官當審聽之仍 命積躋及承旨尹  
弼商右議政黃守身往義禁府細鞫以啓又 召宗宰設酌  
上見史官房費元問曰彼何人也左右對曰史官也 上曰  
太宗朝史官入侍必問史官何從而來予則不然親近史官以  
記予行事善惡又曰予念秋斂之時勞民動衆固知士卒勞悴  
下民怨咨然年深病重所宜速治不得已到此不飲酒不聽樂  
食不下咽者數矣軍民豈知予心哉又謂申叔舟曰孔子謂君  
使臣以禮予則以為君使臣以誠叔舟對曰加一誠字雖孔子

復生不易矣○平安道都觀察使吳伯昌據滿浦鎮節制使鄭山彙呈啓今月十八日野人李豆里來言前日沈汝弄巨童湯愁等到貴鎮尋賣土去處竟不得其後族類等散求諸處亦復如是但吾乙面兀良哈權老言去月有男女二人乘船從婆猪江以下緣此疑於貴國境上到泊山彙答云我國於汝等一以誠意待之如唐人逃來初不隱諱况汝等種類投至則其可容隱收留乎吾意以為婆猪江波瀾狂駛近因淫雨水漲尤甚而小小船隻二人并乘且復重載安知不為溺死豆里曰唯唯童湯愁潛然曰然則無復相見且豆里言厚蒙國恩于今八年一不得朝覲願今年上京肅拜山彙又答云汝等近來告變皆實宜聽上京然彼我相通中國所禁不可以此報節制使豆里強請不已臣即據此移諸鎮曰慮彼人等尋賣土曰散出來宜整齊軍馬待變○溫陽郡事李慎孝以觀察使相避換授長湍邑人上言請留之曰慎孝愛民如子民視之如父 御書不可曰到處如父何局汝邑○丙午議政府六曹遣戶曹叅判金謙光

問安○謝恩使李瑁齎勅并帶漂流人濟州金迴豆等十四名  
回自大明 勅曰近得遼東鎮守等官奏稱被擄走回男子一  
名宋全供稱係三萬衛百戶守瞭柴河天順七年五月初九日  
夜傳籌巡空被忽刺衛女直搶擄出境轉賣各家使喚天順八  
年八月脫走到于爾國第六城守邊頭目不肯收留復要遞送  
出境全懼怕送回凌辱用刀自傷當遇察訪官劉處康問知前  
情方行帶赴本國審實給與衣糧咨送遼東奏送前來朕為之  
惻然但爾國第六城守邊頭目不能體爾忠敬朝廷之心以推愛  
予下人而為秦越之視者宜懲治之劉處康之知大體而同爾心  
者宜獎與之仍戒約以今後遇有此等走回者即便收留送京  
庶彰爾誠○諭八道曰忠清道觀察使金震知都事姜安重等  
不畏邦憲橫斂民間隨駕將相處濫行贈遺予灼知其然鞫問  
處斬以徇八道予洞知萬里如冕肺肝汝等勿以我為不知勿  
以為遠而不聞勿恃有所庇力益加謹慎敢有似前非違不遵  
予禁令亦如震知○丁未 傳于義禁府曰朴從義到星州與

收使敬差官察訪同席喫飯聞觀察使都事晉州牧使之因必  
有所言矣且收使等無乃評論恐動以致死乎其遣郎廳鞫之  
并問同飯時親近進退之人○掌令鄭估正言金漬自京都來  
估啓曰金震知姜安重以濫行賄賂既伏重罪而隨駕將相受  
賂者自如以律文論之與者受者俱有罪則受者不可不并懲  
上曰汝之所言甚是但此風自古有之今不可遽改也估更啓  
只罪與者不論受者則自今以後受賂之徒將何所懲 上曰  
此非汝所處決事也估對曰微物之受猶當不怨况此米豆生  
民之膏血而將相公然受之此而不罪將何所懲請鞫之 上  
曰然則朝廷可盡改乎况皆功勳將相則如此等事不為特赦  
而於何赦之乎○初昏急台承旨等 傳曰宦官金慶善率侍  
女如京都醉卧中路此何意也且內人雖至親不得相見法也  
使其兄朴般者往訪之此亦何意也其鞫之承旨李永垠吳凝  
鞫慶善飲酒之由慶善曰初到酒房見李芸而飲又見崔海於  
鎮撫李掄之幕飲濁醪一器 上曰慶善芸海般者送京都堅

囚掄勿推○戊申朝急 台宗宰承旨等傳曰有宮人德中以  
諺字成書授宦官崔湖金仲湖通於龜城君浚道達思戀之意  
浚與其父臨瀛大君璆俱來以啓無知兒女之事不足論若如  
宦者稍有知識其聽宮人之言傳于外人罪可知矣予當明正  
典刑以暴其罪古云匪教匪誨時惟婦寺予於治宦既已嚴矣  
尚有如此等輩亂其紀綱此家道所以不齊也即 召湖及仲  
湖縛而杖訊一皆承服 命曳出二宦于門外杖殺之又傳曰  
宮人之罪亦已極矣一以汚宗親一以害宦官予當殺之只以  
眼前久見之故姑寬貸之諸宰之意何如僉曰可殺 上曰予  
當殺之人君之心正大光明一誅一賞皆以公義斷之豈少有  
憎愛於其間哉召金處善曰汝罪不貲然罪魁已誅即赦汝輩  
浚在旁惶恐無地 上曰汝何惶恐也罪在於彼不在於汝陰  
雲蔽日何損於明汝心既正何恤人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為汝  
何若是惶懼也因設酌令浚起舞以慰之又令宗親起舞日中  
乃罷○遣上黨府院君韓明澮于清州審堤堰可築處○日本

國五鳥字久守源勝關西路薩摩州島津藤源朝臣持久等各遣人來獻土物○己酉 御浴室○未明出内女德中處絞于外德中 上潜邸時入後宮生子及即位封為昭容子亡承旨等合辭請内人浚罪議政府六曹亦來啓曰宦寺既已伏辜然書信相通豈始於今日其所由來久矣且宦者二人則亦必累次相通矣請鞫内人浚定罪 上曰内人則予已處法龜城之事斷然無疑予既灼知更勿言之 傳曰數旬之間五人受戮羣臣百姓豈不懷懼宣布覃息以安衆心即命頒赦以戎服行禮其文曰王道莫大於體天愛民臣職惟在於體上行令上不體天則非君下不體上則非臣矣予罹疾疢不得已幸温泉慮或一毫弊及於民預諭觀察使支待諸事一遵詳定又遣分臺糾摘非違觀察使金震知都事姜安重等慢棄予命橫歛徵求所在山積廣行賂遺于將相近侍予乃親問反覆訊詰匿不實對及其詐現辭窮乃服置之極刑廣示罪狀分臺監察李淑文金致利等不能檢舉任其自恣亦行罷黜隨駕臺省亦皆左降

諸邑守令等一聽監司不義之令合并抵罪然罪魁既已伏誅其餘一切不問且帝王之治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家法一或失正禍旋隨之內人德中嘗愛宦官宋重事覺並治其罪更思罪自內人重不相與今重供職如初後又為書使宦官崔湖傳於龜城君浚浚與父臨瀛大君璆即具啓於予予不欲暴揚即黜下使供房子役尚不悛悔今復為書使宦官金仲湖傳於浚浚與璆又即具啓予親問之一一承服即將湖仲湖杖殺之內人亦以律斷噫為天下國家正紀綱莫急而王者誅賞一聽於天豈容有憎愛之心辜皆自速爾第念守令及扈從軍寮未悉予意或懷疑懼盍行罔治之典以需非常之息自今月初五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父母祖父毋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謀故殺人但犯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遏惡順天既震風霆之怒赦過宥罪誕布雷雨之仁○復立牙山縣○掌令鄭佶上疏曰臣謹將金震知

處受賂宰相推劾事累瀆 上聰未蒙俞允退而思之不敢容  
嘿臣竊以法者國之堤防不可一日壞也國無堤防國非其國  
矣近者 聖上宵旰勞動失於將攝玉體違和羣臣咸請浴于  
溫泉 聖上猶慮弊及於民支用諸物一皆減約別為詳定勿  
令嚴備下諭諄復又遣分臺御史糾察非違震知不體 聖上  
之意橫斂攫取浚民膏血為一己賄賂之資其方君命壞國法  
之罪死有餘辜誅一震知而一國臣民皆知 聖上恤民之至  
而咸服用刑之公也然其受震知之賂者皆政府六曹大臣及  
近臣也大臣近臣而所行如此則餘何足責古人云法之壞也  
自貴近始况於法有曰與者受者同罪今與者已置於法而受  
者釋之不問於法何如不知則已矣既知而不繩之以法則干  
法者安所懲乎臣恐國之堤防於此一壞而禮義廉恥從之不  
張矣其不責受者所以優大臣也 聖上優大臣臣惜國法大  
臣可優也而國法可壞乎臣之累瀆 聖聽者為此也且其受  
贈之物非出於民間必出於官庫伏望 聖裁斷以大義先治

貴近壞法之罪徵還受賂物色以正國法以礪廉恥○宗親府  
遣德城君敎來問安○諭諸道觀察使曰今頒降赦文內但犯  
盜外咸宥除之然其中濫刑官吏例同故殺不可不懲如此之  
類不宜放免○庚戌 御浴室○命王世子以左右廂軍驅廣  
德山○忠勳府遣文城君柳洙來問安○賜誠寧君裊德城君  
敎各衣一領○辛亥 御浴室○大餉軍士于內庭○正言金  
漬上疏曰臣竊惟廉恥人臣之大節法令人主之大柄廉恥道  
喪法令不行而能為國家者未之有也日者金震知等違法橫  
斂既已伏辜豈惟忠清之民快於其心哉一國臣民罔不感激  
殿下恤民用刑之至德也惟其受賂者率皆當路之臣宜勵節守  
法以儀刑庶僚顧乃恬然受之廉恥之節畏法之意安在置而不  
問臣恐冒法者無所懲艾矣且賄賂雖震知私物固當徵之而  
况橫斂于民者乎臣愚以為受賂之人例蒙恩赦雖當置而不  
論然其所受之物自依律文猶徵正賊之法下令依司一一推  
鞫並沒入官使國家法令不至於廢弛○忠清道都節制使李

允孫馳啓有虎傷人請遣醫救治即遣內醫文煥等賫藥往救之○命王世子放鷹于郊外○日本國畿內攝津州兵庫津平方式部慰忠吉西海路九州都元帥源教直對馬州平朝臣宗彥七貞國等各遣人來獻土物○壬子 御浴室○隨駕議政府六曹來問安 傳曰予病已差矣仍 命饋酒○命王世子觀射于東門外○先是陽城人訴縣監鄭錫年聚斂不法事下義禁府鞫之至是以赦蒙宥只罷其職○癸丑勿巨尹徹以病未得隨駕 命留行宮調理賜物甚厚○傳于忠清道觀察使曰虎傷及患病軍士備給藥物病差則又給行糧脚力上送○甲寅 上與中宮發行宮至楓川是日曉有僧三人竊軍士鑪鍋 命問之其一僧已逃矣二僧所對皆不以實 命義禁府拿來○令廂軍驅道旁山麓夕次稷山○乙卯先是雲水圖令募誠來自京城宿於天安盜竊衣服郡事姜合鞫房守及直宿人以啓多有錯誤 命罷職夕次于振威○丙辰 命王世子率諸衛軍士圍獵○大駕到孤山院後車階輦假近仗皆屣步不贊

拿差使真及觀察使經歷等推鞫到龍仁刀川 命右承旨尹  
弼商鞫漢卿等又以不能糾察下兵曹佐郎曹幹于行獄夕次  
于樂生驛○丁巳 駕至都飛淵留都議政府六曹進豐呈以  
大雨不止先遣中使安仲敬受耆老儒生倡妓等歌謠先至闕  
命赦崔漢卿等遂還宮 御思政殿召隨駕宗宰及迎駕宗宰  
設酌○耆老崔潤海等獻歌謠曰恭惟 主上殿下道隆三五  
運啓億千庶績咸熙光闡垂衣之治百工允登尚加盥食之勞  
玉體稍違於節宣羣臣舉請共調攝於是時方秋至 駕幸溫泉  
儼兩宮之齊行浹數旬而駐蹕里野奔走雖願天日之留光都  
人彷徨乃苦雲霓之久望乃於九月十三日鑾輿旋軫龍旗啓  
行佳氣亘雲霄浮百里山川之色懽聲拂天地軒九市士女之  
眉臣等俱以鶴髮之年屬聞鸞蹕之返不勝歛歛敢獻頌詞頌曰  
明明我后文謨武烈乘乾握符保有東國道洽政治禮制樂作  
時升大猷三垂安帖不謂已治小心翼翼乃過憂勤乃違節宣  
羣臣上請載幸湯泉湯盤暫御微疴水痊因以省民匪為遊畋

田夫相慶巷溢街填吾王不豫吾何有年有年之慶夏越後前  
就日望雲踴躍後先駐駕于南旬日載涉法駕旋軫祥風挾轂  
歡騰闐闐喜溢城闕父母孔邇云胡不樂矧伊臣等桑榆晚節  
偏荷陶甄優游壽域咫尺五雲仰瞻白日恭獻長謠用効華祝  
於萬斯年以介景福獻 中宮歌謠曰竊聞神禹朝玉帛於萬國  
文王闡風化於二南揆厥所元以有塗山之聖女關雎之淑德  
為之內助也恭惟我 主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殿下以神禹  
文王之聖得塗山關雎之配治定功成尚慮百工之未登一夫  
之不獲憂勤庶政節宣有違乃輟紫宸之朝遂幸溫泉于時翟  
茀以從密贊豫遊萬寶告成於坤元兆姓相慶於母臨羣牧效  
職玉帛之朝可徵民俗歌謠風化之美復見今乃羲馭回躔月  
輪同彩聳三山之德色傾九市以歡聲臣等沐浴聖澤優游壽  
域望餘光於兩曜歌効祝於三呼詞曰塗山載書關雎歌詩萬  
古徽音我后嗣之乃隆壺化乃整母儀鳳蹕南巡翟茀其從戴御靈  
泉戴安 聖躬天顏已怡坤闡闡闡擇匪直坤闡慶洽四域民曰我

后我衣我食惟是去年省耕不足惟今之秋助我不給我稼既  
同坤后之德明並日月照我民瘼南民之喜如獲怙恃都人之  
望企踵以俟 兩宮回鑾萬姓懽愉奔走後先駢填巷塗矧伊  
臣輩久沐 聖澤扶携道左曷勝抃躍歌于康衢以夫德音於  
萬斯年永保難堪儒生高世鳳等獻歌謠曰 主上殿下聰明  
睿智之資神聖文武之德誕膺駿命光御鴻圖道給化隆仁恩  
被乎無外禮制樂作治効躋於大猷既臻四方之無虞尚軫一  
夫之不獲憂勤所積節宣乃乖粵稽吳岳之巡蕪御湯盤之浴  
遂省斂於南畝而駐蹕於湯泉兩曜並明洞田里之休戚萬井  
咸喜均耄艾之歡愉惠露旁潛仁風溥揚已慰南氓望雲之志  
乃眷都人後后之心龍旆啓行鸞輿旋軫歡聲匝於郊甸和氣  
霽於堪輿臣優游泮宮沐浴神化多士濟濟雖莫効文王之以  
寧喜色欣欣相與慶吳巡之乃復頌曰於皇我后德享于天握  
符開運撫我朝鮮治極太平四方寧謐聖不自居謂治未洽宵  
衣盱食一日萬機憂勤既積天和稍違以殷仲秋乃幸南服省

方觀民羣牧効職遂幸溫泉節宣凜雪吾王以豫匪安匪遊省  
民秋歛以助以休黎童白叟于巷于塗爭瞻翠華式歌且謠咸  
曰我后神聖如堯共祈萬年保有東國矧伊臣輩狂簡末屬曲  
荷生成優游泮學今拜稽首既安且吉何以獻之於千萬億獻  
中宮歌謠曰伏覩中宮慈聖王妃殿下性稟淵懿躬行儉勤順  
以承乾明惟配日密贊神猷克闡吳汭之化遂偕法駕暫往温  
泉之宮攸徂相慶輿頌交騰雖南民舉欣覩於載臨迺都人苦  
久俟於旋返乃於九月十三日玉輦載駕魚軒旋軫歡聲溢於  
紳都佳氣霽於椒闈臣等俱以狂斐迹寄吳庠歌頌盛美安敢  
後人頌曰思齊我后坤厚配乾功光內助德合倪天徽音克嗣  
姪姒之賢時維仲秋駕幸溫泉龍旂啓行翟第以從凜雪日新  
載寧聖躬微疢永痊兩宮言旋都人歡愉瞻望駢闐臣輩狂簡  
於樂在泮敬迓道左歌頌是獻父母斯民於萬斯年本支百世  
瓜瓞綿綿女妓約重來等獻歌謠曰伏覩六龍飛黃道颺翠華  
於天衢雙鳳下紫霄獻瑤絨於日下笙歌競沸羅綺紛披恭惟

神武成功至仁備德綜萬幾而益裕達四聰而不遺禮樂從容  
建用惟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穆之純搜懿躅於百王舉闕  
典於千載歲狩吳岳時邁周邦舞堯階之羽干走禹會之玉帛  
時維八月序屬三秋法駕纔駐於湯泉微病永痊於 聖體明  
照二曜洞田里之休戚歡騰四方蔚士女之聞憚縱南民欣覩  
於舜日迺都人皆徯於湯覓式邁其歸雷霆挾五色之仗云胡  
不喜謳歌屢一代之隆華兵增崇金門更麗妾等述離蓬島叨  
籍梨園就如日望如雲欣迎鑿輅之逶邐高配天厚配地願享  
龜圖之靈長詞曰大駕南巡駐玉泉秋風行殿見祥烟山河真  
色回啟輅羅綺齊聲叶舜絃一結千年仙顯熟三呼萬歲練山  
鮮笙歌長奉瑤池宴蹈舞唯祈鶴筭延獻 中宮歌謠伏以隨  
日馭而駐湯泉咸仰月輪之照披霓裳而降蓬島歡迓翟儀之  
旋恭惟性稟柔嘉德著懿美乾為父坤為母協成覆載之仁秋  
省斂春省耕弼行遊豫之度清蹕遂駐於靈井微病永痊於  
聖躬雖南民喜虞岳之巡迺都人久湯覓之望鑿輿言返魚軒

載從懽聲溢於市朝喜氣浮於城闕妾等梨園末技法部感工  
欣聞翠華之旋敢効碧桃之獻詞曰序屬三秋月輦隨五色車  
瑤池浴罷向京華朝野懽聲加綺陌香塵靜椒闈瑞氣多番桃  
千載又開花端合譜新歌○議政府左贊成尹士旻等上箋賀  
還駕其箋曰虞岳歲巡攸徂相慶湯盤輶浴既安且寧鸞駕言  
旋輿情胥悅恭惟受天景命躋世大猷尚積勵精之勤稍違養  
性之福考觀風於周典時邁其邦遂浴日於虞淵勿藥有喜遊  
豫為諸侯之度賞罰比先王之觀屬茲法駕之還大慰都人之  
望伏念臣等欣逢慶事顛望宸居多壽多男竊効封人之祝如  
樂如式願賡周雅之詩○戊午 上聞虎入昌德宮後苑遂幸  
北岳獲豹而還○己未持平柳子漢將本府議啓曰內人德中  
再通書於龜城君妾豈不相應而然耶又曰金震知以濫行賄  
賂既伏極刑而其受賂將相置而不問以故掌令鄭佶在溫湯  
屢瀆天聰竟未蒙允臣等反覆思之古人云法之不行自貴近  
始豈可以貴近而曲法哉又曰晉州牧使申允甫於七月涉江

宴客人多溺死屍浮于水上者凡七人曰稷山衙中奴子備壺  
飡潛饋于陰竹因賊情涉綢繆請皆鞫之 上御丕顯閣召自  
漢謂曰允甫之事予既已聞之稷山之事汝等何以知之內人  
之邪情浚不與之應即來告在所當賞豈宜罰也大臣受賂自  
古然矣予已虛論何屑屑不憚煩耶仍命曳出之庚申 召司  
憲府司諫院官吏于承政院 命左承旨尹弼商諭之曰龜城  
宗室至親予乃灼知其不與如其有罪何待人言若以人言盡  
信則周公孔子皆非人矣所言將相事似亦有理然予已虛論  
不欲更聞其事而柳自漢之言適至以是曳出之汝等勿以此  
籍口苟有所抱宜悉盡言古人云諫官言事社稷之福也汝等  
其知此意毋有所隱仍命饋酒以送○辛酉議政府六曹進豐  
呈 上御思政殿受之王世子與孝寧大君補隨駕宰樞等入侍  
禮官致詞云載浴靈泉茂膺天休鑿輅言旋輿情怙冒謹上千  
萬歲壽諸宗宰以次進酒至日暮乃罷○癸亥以朴元亨為右  
贊成尹慈京畿都觀察使趙誠山全羅道水軍處置使○持平

柳自漢將本府議來啓承文院副校理琴以詠在 文宗朝為  
藝文待教 世宗初薨梓宮在殯以詠以衰服出入娼妓之家

被劾亡命不可與朝臣齒請改正 不允○乙丑 上將親行

英陵別祭外事已辦

傳曰今日有風雷之徵若大風雨則

非徒不便於行祭軍士涉江尤難故停之仍 命領議政申叔

舟代行○丁卯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咸吉平安道都採訪使

等曰松鶻本於是月見捕至今未捕一連此必機械疎虞不能

檢舉之故至為不當然已往之罪赦而不治若如此稽緩不已

則罪將不恕其各慎之○戊辰百官以誕日陳賀 上御華鞞

堂召王世子及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及二品

以上宗宰設酌命兵曹判書金碩饋軍士酒○日本國對馬州

太守宗成職遣使來獻土物○庚午日暈○遣知中樞院事金

溉于江原道高城溫井修葺行宮○夕御丕顯閣召成均司藝

鄭自英直講俞希益吏曹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吏曹

參判姜希益論周易口訣夜分乃罷○命承政院馳書于慶尚

道觀察使令給尹昭訓母米十石○辛未 御思政殿受常叅  
左叅贊崔恒判漢城府事李石亨戶曹判書盧思慎刑曹判書  
洪應吏曹判書韓繼禧同知中樞院事金國光兵曹叅議朴仲  
善知事李尹仁及常叅官皆入侍 上謂恒曰昨與鄭自英俞  
希益等講論易理夜深乃罷其理無窮今在列朝臣誰知易理  
者其錄名以啓又謂侍臣曰人臣進諫不在官爵之高下第立  
志如何耳若立志先固則豈曰秩卑而不言乎今常叅大小官  
無一人進言者是立志不固而或以秩卑爲嫌也自今雖在下  
官盡言毋諱以副予求言之意又召知司諫趙安貞曰近僧徒  
冒稱古寺田而強奪民田者頗多惟爾諫官等寂無進言者是  
則諫官之罪也令行罰酒宗宰等以次行酒○癸酉 御思政  
受常叅王世子與永膺大君琰咸陽卿誦右議政黃守身吏曹  
判書韓繼禧刑曹判書洪應文山君柳河戶曹叅判金謙光漢  
城府尹李野工曹叅議李坡禮曹叅議趙瑾承旨及三品以下  
常叅官皆入侍 命世子及宰樞以次進酒投化浪將家老童

清周亦就坐 上謂將家老曰汝在本地以驍勇稱汝投化來  
附勤謹宿衛予益愛護而恩撫之非我恤之汝無生理且前日  
汝能射虎予猶未忘可即進酒又謂清周曰汝自少侍朝非他  
投化比也汝宜知予喜之恤之之意清周將家老對曰臣等固  
知上意 上又名坡曰汝以都承旨今在同副承旨之下予甚  
憐焉前日之事汝實自取自知其罪可也顧謂繼禧曰後政毋  
忘此人○甲戌 傳于義禁府曰慶州道彌牌敬差官李亨全  
家在晉州率妓宴飲既罷妓五六人散還溺水而死其鞫之○  
慶尚道禮安義城榮川青松安東等處地震降香祝行解怪祭  
○日本國薩摩州伊集院寓鎮隅州太守藤熙久對馬州太守  
宗城職等各遣人來獻土物○冬十月乙亥朔 命世子祭  
文昭殿○御丕顯閣王世子與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  
大君琰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  
舟右議政黃守身左參贊崔恒判漢城府事李石亨吏曹判書  
韓繼禧大司憲梁誠之同知中樞院事金國光行上護軍宋處

寬戶曹判書盧思慎行上護軍金禮蒙吏曹叅判姜希孟等入侍講成均生負楊守泗等十人經書 命世子執冊講之實曰古人云惟數學半講問於人有益汝其問之又召兼藝文儒臣講易○丙子司憲府據南平京主人狀告啓曰內資直長崔漢前為禮賓直長潛放選上奴收綿布給其妻妾已服招漢猶不承姦詐莫甚請收告身勾問 從之○司諫院啓甲士宋慎秩本顯毅校尉百官加資時詐以忠毅校尉書呈部將所移文兵曹超授宣略將軍請令攸司推鞠改正 從之○司憲府啓南部令全石童錄事李鳳孫官備酒肉招娼妓與田制別監柳順行東活人院別坐金仁門宗廟副丞鄭允功等會飲請依律科罪命只收告身○咸吉道都節制使許琮啓今覈唐人宋全自刺之因甲申九月軍官李之衡夜戍行營有一人到城底問其從來不曉語音即報都節制使以居山察訪劉處康解漢語即送全令取招全疑其還付野人引刀刺項又據會寧節制使魚有沼呈啓今九月十日城底元良哈中樞李家紅言愁州住

兀良哈於邑介等六人到者羅家言曰尼麻車兀狄哈也多好  
阿具等來屯江外古羅耳洞遣人云前日逃來人馬若盡刷還  
則雖久遠讎隙尚且和解故吾輩先送逃來馬二匹兀狄哈等  
又約曰隔江居者相與嫁女則可永世和好遂退兵臣已令會  
寧府若兀狄哈更來和解則更報○丁酉司憲府啓大典經赦  
條官吏犯賊入已者雖經赦不叙今三涉浦萬戶金好仁身犯  
賊污雖經赦宥未得治罪請錄賊吏案永不叙用贓物沒官

從之○日本國石見州周市藤源和兼對馬州太守宗成職各  
遣人來獻土物○己卯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咸吉平安道觀

察使都節制使採訪等曰在前捕松鶻多得於九十月之間今  
未捕一連是必不用心之致然也又慮牽制於宦官今皆召還

須盡心多捕如或不然罪將不赦遂召還宦官尹得富鄭存蓋  
松鶻中朝所索故每年督捕甚急○庚辰 御丕顯閣孝寧大

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龜城君浚河城尉鄭顯祖勿巨  
尹徹兵曹判書金礪同知中樞院事金國光吏曹判書韓繼禧

等入侍設酌 召吏曹參判姜希孟兵曹參判任元濬京畿觀  
察使尹慈等饋酒殯醉 傳曰殯遂飲大醉若門易理則必妄  
對手賜御草珍菓左承旨尹弼商以往義禁府鞫囚面辭殯從  
容啓曰下承利之事曖昧幸姑寬貸徐問得情若但因人告訴枉  
情遽罪則彼之伸冤無路矣 上曰卿勿肅言我已知實初因  
一二大臣告予無疑故至此耳即命義禁府救療承利○命  
吏兵曹堂上郊官皆入御前銓注召成均館司藝鄭自英且講  
丘從直俞希孟注簿俞鎮 命皆就前論易傳曰四人精曉  
義理吾欲寵遇以勸諸儒予觀易傳程傳甚通朱傳或疑朱不  
及程大遠予故以程傳定口訣使人將 御定口訣互相論辨自  
英希孟拘於章句鎮稍能對然重違 上旨謂以朱熹為程子  
下輩人從直醉妄對至以自英擬於朱熹之上 上笑曰從直  
老而無意然汝等各勤所業老而不倦予甚嘉之遂賜從直自  
英等玉貫子具網巾各一事拜為堂上又加希孟資拜鎮兵曹  
佐即曰鎮非迂儒不可久置成均 命各進酒又 召司僕等饋

酒命持家老藤安吉入閣內進酒 傳曰此輩裕外人也投  
化而來當如是厚遇汝等其各誘引種類可任者投化而來仍  
問自英曰何以安民制敵自英對曰小民之苦在政煩賦重今  
守令不奉 上意以貽民弊誠能政府六曹堂上皆得其人  
則監司守令亦皆得人而自無民弊矣○以鄭守忠為河原君  
李坡漢城府尹金壽寧工曹叅議安寬厚僉知中樞院事丘從  
直鄭自英僉知中樞院事從直晚年登第連補外寄至是始顯  
上數使從直自英論理數兩人各執所見互相爭難終日不決  
上樂之稍存息數以待之嘗曰予甚謂兩人真知學問也古人  
以黃金買死馬彼兩人皆儒家之老吾所以接之如此者欲  
待千馬來爾從直自英於學問記誦章句而已然鄭比丘稍優  
○辛巳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職遣人來獻土物○壬午承  
政院奉旨馳書黃海道觀察使南倫曰卿妻得病可速來見  
在前於有旨通政堂上稱爾二品以上稱卿時倫階通政故以  
爾書啓 御書卿字又書紙尾曰今後勿用爾○漢城府啓

濟州三邑號牒畢給後其屬公賤補充軍人等若無區處則必致遺漏請令分臺敬差官兩件成案各藏一件于其邑送公賤案一件于都官補充軍案一件于兵曹以憑後考 從之○癸未以蕪藝文鄭蘭宗柳洵金季昌鄭孝常金紐朴始亨李瓊全裴孟厚崔自濱趙祉李益培成晉俞鎮李則孫昭崔漢良成倪為左柳允謙魚世謙魚世恭權季禧柳文通李孟賢洪貴達李淑瑛李封鄭徽李承寧閔粹崔淑精孫比長李陸許譔朴孝元為右 御定周易口訣與先儒陽村權近口訣異處粘標分授左右每於殿講日論難是恭○聖節使宋文琳在遼東先以書馳報聲息云遼東都指揮使司成化元年九月十三日據撫順城備禦把摠指揮同知蕭旭定差遣舍人蘇禮伴送女直人到來使夷語通曉通事王安高亮等問之女直忽失哈等供招曰建州衛女直都督李古納哈等授我各衛女直印信文書差遣故來耳其印信文書曰今年八月十二日毛憐衛曾已物故都指揮白成子苦赤哈到本衛謂吾父李吾哈曰毛憐衛女直都指揮

尚冬介都指揮朶兒只那可等謀議與郎卜里哈子郎克里卜  
等連結阿真同真衛及速平江衛諸野人聚兵一千將於十一  
月十三日向去婆猪江猪兒山谷曰吾等死生間朝鮮人馬盡  
力搶擄以報前讎本人等皆是作惡人吾等慮恐後日等被惡  
名故建州衛掌軍都督李古納哈則遣女直指揮忽失哈建州  
左衛都督童山則遣女直指揮苦女加建州都督納加則遣女  
直指揮兀丁哥用各衛女直印信文字呈報摠兵官大人轉聞  
朝廷後日雖有事變吾輩不干也○諭成吉道都觀察使康孝  
文都節制使許琮曰今送宋文琳所報聲息文書卿宜審之此  
誰不可盡信然不可不為備卿宜整兵待機毛憐衛與兀狄哈  
等連謀動兵則五鎮必先知之前有毛憐衛聚眾往建州之報  
後云不果無奈與此同乎可更詞知馳啓今來啓李家紅所告  
自尼麻車逃來幹朶里二十人逃歸建州者自避其讎不必更問  
○上曾諭平安道諸鎮堡選嘗赴征知賊穴者作牌頭又選勇  
士作一隊每於一路各遣二隊或先或後繼踵相救密入賊

穴以省道路迂直且令探取賊物以為驗諸鎮軍士深入賊穴  
詞探部落多寡或取狗兒皮物或取弓矢衣服還以為驗者頗  
多 上嘉其忘身深入探候特 命超資仍諭平安道都節制  
使楊汀觀察使吳伯昌曰今卿等四道遣人深入探賊賊知我  
探莫測所以必相聚往來足以自擾且既知地形則當其有事  
亦足應機然單入賊穴取物為驗危道也今更勿遣但可數渡  
江觀兵以翫之亦須謹序候令來宋文琳所報聲息雖未可盡  
信宜益整鍊待機哨探之人履危有勞特并超資卿宜知悉其  
中最有功者卿其量宜加賞緜布以勵後人○咸吉道都節制  
使許琮馳啓高嶺鎮地底住幹朶里中樞李家紅進告曰幹朶  
里豆麟巨沙吾下等嘗為尼麻車兀狄哈所擄既而逃來今九  
月十八日復携妻子潛向滿州○甲申司憲府啓防牌書負李  
壽延詐以防牌金孝斤等十人爲赴夫倉役請於部將金孟敦  
冒受赴役關字潛受月捧請鞫問科罪徵俸沒官且祥原教導  
成之信曾不取才而暗錄置簿濫受教導別侍衛李叔悌宋繼

璋林徵張信中李克明等詐冒前賞越等加階請皆推覈改正從之○咸吉道都節制使許琮據穩城節制使宋碩孫呈啓城底多穩住兀良哈上護軍多乃母加乙獻進告曰具喇住尼麻車狄兀哈中樞阿仁加茂下大等二人出來府使饋餉後下大則阿郎家介阿仁加茂則多乃家寄宿多乃佩弓矢到阿郎介家與下大相詰欲射下大反射多乃左乳下故捕下大拘留二日多乃不死只徵血價馬一匹銀頂子一事後多乃身死一族同類人欲於秋後入歸報仇○乙酉 御勤政殿門受朝參入御思政殿召內宗與判書以上宰樞及諸功臣諸將等設酌俄而世子亦入侍 上令右贊成朴元亨傳于宰樞曰卿等母麗酒色母生驕吝各謹乃心永與國休諸臣皆俯伏叩頭 命世子進酒又令宗宰以次進酒又 命戶曹判書盧思慎率兵曹佐郎俞鎮戶曹佐郎朴始亨金紐齋周易口訣與宰樞論難○刑曹啓今據玉果人吏狀告考諸道所送宣頭案前案不付奴婢二百四十三口以此觀之差使自委諸執吏以致濫冒如此

請令主掌官改正 從之○丙戌 傳于司憲府曰京外人民自有冤抑者申狀于官官吏或因請託或因嫌隙淹延不決又恐上言不肯退狀如此則愚民何所雪冤乎予欲大懲廣行知會○傳旨義禁府曰大小人民欲訴其悶有司不時受理以至駕前上言甚為不當自今事干生死則雖無退狀並受啟達○禮曹條錄野人賣土所言以啓一李滿住住平原無草木之地子八人曰古納哈豆里阿具甫羅歹毛屎那多非那劉時哈一人名不記凡子孫二十餘人管下不過三百人馬四十餘匹古納哈領之家無畜積不足則取食於管下所住地名所老非羅多距理山八日程一趙三波子孫十五餘人名皆不記管下不過三百餘人所住地名於波非羅子滿住家西北一日程多高山大藪所涉水不過七八處皆步涉一童倉甫下豆李權赤等居處但聞在北京去路邊耳其地名及人馬多少道路夷險亦不知一建州人與火刺温自來相通其道路相距不過十五日程路多險窄人馬不能並行又建州人與童倉所居距

建州三日程一李滿住居處距朝鮮不遠常恐加兵每春秋登山而避趙三波自謂所居深遠又滿住介居其間故不畏朝鮮一古納哈常謂管下曰吾管下人逃往朝鮮唐人則必解送女真人則仍留不還因此使今日之我等須向朝鮮虜略而來○丁亥河城尉鄭顯祖勿巨尹徹 命皆著笠以稽緩啓事也○戊子

御思政殿受常然仍 召鎮南君終生左叅贊崔恒吏曹判

書韓繼禧工曹判書尹士昕判漢城府事李石亨知中樞院事

鄭軾行上護軍薛丁新康袞魚得海兵曹知事李尹仁及兵曹

邱廳宣傳官鎮撫等入侍 上謂軾曰卿為義禁府官日氣漸

寒獄囚須急訊決曲盡救護 命鎮南君終生講知兵曹事李

尹仁宣傳官鎮撫等兵將說仍諭宣傳官等曰汝讀何書皆俯

伏不對 上曰汝等不學無術優游度日今日如是明日亦如

是明年亦如是終至於老於國何益卽當罷黜然貫之勿復如

是○己丑 御丕顯閣孝寧大君補永膺大君琰諸宗親及蓬

原府院君鄭昌孫左議政具致寬右贊成朴元亨左叅贊崔

恒吏曹判書韓繼禧判漢城府事李石享戶曹判書盧思慎仁  
順府尹成任吏曹叅判姜希孟行上護軍奎禮蒙漢城府尹李坡  
入侍設酌酒數行 命召兼藝文鄭蘭宗等仍傳于諸宗宰曰此  
皆俊士予令講易口訣勝者加資負者削資宗宰等共觀其問  
難仍命分左右而坐問難周易講儒生任士洪等五人經書○  
陰竹縣監李時瑤以宥旨差使負到抱川使從吏金仁義代布  
有書于永平仁義歸道為賊所掠抱川縣監段由仁符同時瑤  
詐以時瑤親行遇賊申報觀察使轉啓 上諭諸道捕賊安峽  
縣監崔漢臣誣以韓朴大等三人為掠時瑤抑勒定罪 命下  
為禁府鞠之時瑤以功臣之子原之收由仁漢臣等告身○戶  
曹啓僧人就寺社舊基假稱重創輅結草幕傍近居民過限耕  
田詐稱元係寺田成羣據奪無異盜賊請自今雖實重創不待  
官決擅便據奪者毋鞠科罪還俗差役所奪土田並皆改正  
從之○戶曹啓開城府令為外官其衙祿公須田請以本府軍  
資田依大典折給 從之○庚寅 御思政殿受常參盡召常

參官入殿內王世子與臨瀛大君璆水膺大君琰領議政申叔  
舟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右贊成朴元亨左參贊崔恒  
工曹判書尹士昕中樞院使李邊判漢城府事李石亨吏曹參  
議金瑋戶曹參議崔善復等入侍 召左承旨尹弼商 傳曰近  
者常參員甚少且昨日朝會西班著綠衫者一人而已其令憲  
府鞫之乃曰臺省無乃在坐乎掌令鄭佶就前啓曰昨日朝會闕  
進員吏已曾推劾 上曰佶可謂能勝其任者矣仍令進酒又  
召李邊諭之曰卿則今日世子之四皓可同坐講論也邊年老  
頭鬢皓白性剛直不能容人過失不飲酒善飯氣不少表 上  
常以老優待○諭平安道都觀察使吳伯昌都節制使楊汀曰  
抄義州附近諸鎮防禦軍士五百人使有武略守令領之護送  
謝恩使及正朝使至通遠堡及還又抄二百人使有武略守令  
領之迎于通遠堡每二隊擇有武略者為統將各自為戰備聽  
領將號令○遣中樞院副使李文炯如大明謝發還漂流人口  
并回奏勅諭事謝恩表曰丕冒德洽曲加寵綏並育恩隆采增

感激肺腑斯鏤卯翼敢忘伏念臣猥將孱資端逢盛際叨襲海  
甸之守偏荷天澤之施顧惟駕船之氓迺罹遭颶之患豈意濤  
頭之性命幸依匪甯而生全特軫睿慈矜萬死之餘喘俾偕賤  
价復三韓之舊名奚止編戶之相驚實均提封之共慶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至仁字小大度包荒體周文之如傷保蒼生如  
赤子心夏禹之猶溺撫四夷猶一家遂令敵邦獲蒙殊渥臣謹  
當夙興夜寐職益虔於漢藩日升月恒誠倍彈於華祝方物表  
曰天心至仁曲加矜育土宜甚勤聊表謝忱謹備黃紕苧布二  
十匹白細苧布二十四匹黑細麻布四十匹黃花席二十張滿花  
席二十張滿花方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人參一百五十  
觔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不腆真諒由中之悃俯容享上之  
儀 慈懿皇太后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四匹白細苧布一十四匹黑  
細麻布三十四匹 皇太后中宮禮物同奏本日陪臣李喁回自  
京師賫奉勅諭該近得遼東鎮守等官奏稱被擄走回男子一  
名宋全供係三萬衛百戶守瞭柴河天順七年五月初九日夜

傳籌巡空被忽刺衛女直搶擄出境轉賣各家使喚天順八年八月脫走到于爾國第六城守邊頭目不肯收留復要遠送出境全惧怕送回凌辱用刀自傷當遇察訪官劉處康問知前情方行帶本國審實給與衣糧咨送遼東奏送前來朕為之惻然但爾國第陸城守邊頭目不能體爾忠敬朝廷之心以推愛予下人而為秦越之視者宜懲治之劉處康之知大體而同爾心者宜獎與之仍戒約以今後遇有此等走回者即便收留送京庶彰爾誠故諭欽此臣劄即差官前往咸吉道究問將鍾城鎮守官李之亨拿來置罪劉處康別加陞賞臣竊念小邦自祖先以來被擄逃來上國人民名口隨到隨解至於臣身每戒邊將無少違誤不期之身應接不謹迺至上煩天聰臣不勝驚惶仍行沿邊守禦去處如遇走回人口益謹應接毋致遲誤為此謹具奏問○辛卯 上與中宮幸潛邸舊宮宴功臣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珍永膺大君琰及諸功臣入侍功臣各進酒殺以次行酒酒酣命諸宰盡就階上起舞 上歡甚賜功臣生絹人二匹鹿皮一

張○癸巳先是設警守于街路分遣軍士防禁盜賊至是或傾  
頽或窄狹天氣漸寒軍士無居守之處而兵曹不能檢舉命  
司憲府鞫之○甲午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左承旨尹弼商  
改主簿李亨全以號牌敬差官經往晉州私第牧使申允甫載  
酒率妓往慰宴因菁川水漲妓及州人多溺死上曰其罪與  
金震知何異哉且震知被罪後敢有似前非違不遵予禁令者  
亦如震知施行事告諭中外此事在諭書前乎後乎弼商啓在  
諭書前命收亨全允甫告身外方付處仍命都承旨申弼及  
弼商自今一應私行毋得入官府事立法以啓○遣中樞院副  
使沈璿如大明賀正進文魚四百尾○乙未御丕顯閣孝寧  
大君補臨瀛大君璆內宗及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  
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  
議政黃守身左叅贊崔恒吏曹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  
入侍設酌又召鄭自英丘從直俞希益兼藝文儒臣等問難周  
易口訣上曰不意兼藝文精熟至此○司憲府啓檢校漢城

府尹李含卒後妻洪氏賣其家子致英止之相詰且歐洪氏女金淑妻隣證明白隱諱不承請收告身囚鞠從之○丙申人啓蜂峴有虎上幸蜂峴河城尉鄭顯祖青城尉沈安義領議政

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南陽府院君洪達孫右贊成朴元亨工曹判書尹士所知中樞院事康純兵曹判書金磧判漢城府事李石亨戶曹判書盧思慎

刑曹判書洪應信川君康衮行護軍具文信行上護軍權擎行護軍閔發僉知中樞院事魚得海花山君權攀清城君韓終孫福川君權愷行司直朴大生行護軍薛丁新福城君權軀等扈

從逾沙峴駐馬台宗宰設酌特召兵曹佐郎俞鎮就前問曰今日我等出來緣何事鎮對曰將為民除害也上曰迂哉與宰樞大笑仍令進酒又召福川君權愷曰卿咳嗽未瘳全

日寒不可以風可先還駕至蜂峴令廂軍合驅虎入懿墓山麓軍士圍之虎傷二人竟未獲命內醫救療賜食物甚厚○召還知中樞院事金溉巴山君趙得琳溉得琳曾往高城修

葺溫井行宮○丁酉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馳啓前降 諭書  
數渡江觀兵使彼不得農業臣已諭諸鎮碧潼節制使洪水漢  
與碧團阿耳萬戶率軍渡沙蒼浦至熊音柳洞四息程結陣觀  
兵理山節制使文孟孫與渭原郡事渡江至二息程黎洞峴仇  
寧萬戶鄭安信渡江至吾里二息程昌城節制使李元良與昌  
洲萬戶至二息程河里溫平都鎮撫孟得羨渡江至二息程大  
口介嶺上義州節制使禹貢渡江北至二息程造山底觀兵○戊  
戌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並召常參官就座設酌諭之曰所以  
命之就座者非徒欲觀其面欲聞其所懷耳大臣吾友也日與  
之處何懷不陳爾小臣苟有所抱悉皆進陳左議政具致寬進  
曰諸邑鎮久遠屯田官吏臨蒞私以與人交代官或奪民田以  
充其數此誠巨弊宜令推鞫還本 上曰甚是令戶曹推問  
以啓致寬又陳弭盜之策 上曰近有斷筋之議當與入侍諸臣  
議定問其可否僉曰可 傳曰自今竊盜初犯倉庫米全二石  
以上私慶米五石以上者斷筋其以明年正月為始行之後果

不行○庚子 御序賢亭召諸將觀射令內禁衛兼司僕部將  
鎮撫宣傳官射宗衛將等分左右射侯提川副正蓋行上護軍  
奎澣行司直崔繼根中多各賜馬一匹又傳曰有能射一矢中  
者陞資否者降資數十餘人自願射之皆不中獨繼根中之命  
加一資餘亦勿降又命吏兵曹入內注擬以李承召藝文提學  
忠清道都觀察使李皎然僉知中謳院事薛繼祖安州牧使○  
辛丑 傳旨司憲府曰私行禁止法立已久而觀察使守令慢  
不奉行任情接待者非因公務出入官府者並擬棄毀制書律論  
斷○壬寅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仍召諸將及宰樞等就座  
召史官傳曰來聽予言悉書于策號牌國之大事辨良賤禁流  
亡弭盜賊靡不由此今諸道御史教差官等問事目則矇然  
不知安能精治其事乎且漢城府一日之內給牌者幾至七百  
餘人其良賤文契必不能精察况良人役苦自占為賤者多矣  
以故姦偽日滋不父其父者有之如之何則號牌之法精而無  
弊乎亦可廢而不行乎各陳其策右贊成朴元亨對曰此法業

已行之不可中止但辛巳年以前白文許令取實其姦偽不得不已鎮撫黃事長對曰此法姦偽甚多檢舉為難罷之為便但令軍士各占助丁則自無漏戶上曰令軍士各占助丁之言然矣號牌之法不可不行禮曹判書元孝然對曰今者良賤文契相考然後給牌由是姦偽之徒好行不法莫如不考文契只書形貌姓名年歲接處佩持則自無姦矣上曰判書之言過乎迂闊若不分良賤何用號牌為至於號牌已畢人無不佩然後詳明雜色定軍之法則良自為良賤自為賤殆無隱漏矣其間壓良為賤者痛繩以法則姦偽自絕何患法之不行俄而問史官曰已書否令河城尉鄭顯祖使書進上覽之命饋酒

○甲辰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仍

召領議政申叔舟及諸

將司僕等就座設酌○十一月乙巳朔

御丕顯閣孝寧大君

補永膺大君琰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吏曹判書韓繼禧知中樞院事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恩慎仁順府尹成任行上護軍金禮蒙藝文提學李承召工曹參議

金壽寧行護軍鄭自英丘從直入侍設酌講成均儒生經書又  
召燕藝文鄭蘭宗等講周易口訣○傳于戶曹及推刷色曰  
亂臣奉石柱據奪人田民須更分揀各還其主○丙午日暈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諸將等設酌傳曰曩者燕藝文等  
講經書多有未通者今則皆能精於易理是皆我勉勵之功也  
其人之質美可知第不盡心耳若武人則謂昧我業而莫之學  
人而不學與禽獸奚擇召鎮撫黃事長問爾所讀何書對以四  
書一經上問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之句論理氣先後事長  
不能對又召史官房貫元問理氣先後對曰原天地未判理  
先於氣兩儀既分氣先於理然混元之理周流無窮非理何以  
成氣又問理有善惡乎對曰理無不善又問理無不善而有聖  
智愚昏何歟對曰氣稟有異故也理譬如珠氣譬如水明珠投  
於清水則交瑩不昧是謂聖智明珠投於濁水則靈光不徹是  
謂昏愚然有開明發見處四端是也因其發明而繼續光明之  
則昏者可至於聖非精於學問者不能該通上曰非儒者不

能如是又 名注書權慄問理氣先後對曰理氣元不相離又  
問理亦賦焉亦字之義何如對曰雖著亦字有是理然後有是  
氣理先於氣○丁未 御丕顯閣命注書宣傳官往漢城府盡  
收號牌置簿來令承政院抄出白文賤籍下憲府摘發歷良為  
賤者又 命遣敬差官于諸道糾摘白文○都體察使韓明澮  
啓今承命審定京畿江華喬桐城基江華城基以布帛尺九千  
四百十六尺喬桐城基七千四百九十尺兩邑民小築之為難  
請待京畿號牌軍籍及徙民傳送事畢後築之 從之○戊申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  
吏曹判書韓繼禧工曹判書尹士昕兵曹判書金礪戶曹判書  
盧思慎同知中樞院事金守溫入侍設酌 名諸道教差官  
問事日晝令饋酒 上出鞍具馬一匹令明澮致寬局戲賭之  
明澮勝 召判漢城府事李石亨問號牌之法對曰雖白文賤  
籍亦給號牌 上曰石亨之言甚為無理向之立法則又祖傳  
來賤籍證筆明白者方許給牌今京外官吏不知受教本意例

用白文○已酉

御忠順堂令內禁衛兼司僕分左右射侯

○庚戌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 召右贊成朴元亨知中樞

院事康純吏曹參判姜希孟兵曹參議朴仲善及諸將設酌

命元亨就前議定世子冠服賜入侍宰樞鷹各一連俄而世子

入侍進酒 上曰傳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我之愛

子亦猶是也我將定易口訣後率汝幸芥宮釋奠素王著汝以

儒冠與儒生齒坐橫經問難大宴諸生仍命世子飲師傅等酒

又曰汝之所畏者師傅也宜常敬以待之忠清道節制使春陽

正徠拜辭 引見令帶金帶進酒○召諸道敬差官等就座講

問檢舉白文事目仍戒之曰汝等宜各精白一心勿與守令相

對飲酒以致誤事○辛亥戶曹啓平安道寧邊安州以南諸邑

田稅每年納于兩邑今考會計寧邊則九萬六千三百餘石安

州則十二萬五千八百餘石露積既久恐致腐朽請限三年各

納本邑而於兩邑增置倉庫其露積米穀並令入藏 從之又  
啓大典屯田條留守府牧官大都護府各二十結都諸府知官各

十六結縣官十二結令人吏官奴婢耕種以補公需衙祿節制使處置使營二十結僉節制使都萬戶營十五結萬戶營十結並以當番軍人耕種其本意則一應官家調度及民間未備貢物亦以此支用今守令萬戶等不顧立法本意或私相贈與或以薄田相換因此用度不足平民之田托以逃亡遷徙而奪耕甚者托以稱貸擅用軍資其弊不貲請令觀察使考屯田結負之數及字號四標明白錄案藏于監司營及其邑又送本曹以憑後考每三年一改案其贈與相換之田第推還屬守令匿不以告者勿論赦前並皆罷黜從之○壬子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永膺大君珍密城君琛領議政申叔舟戶曹判書盧思慎工曹參議金壽寧禮曹參議趙瑾兵曹知事李尹仁設酌世子入侍進酒 上諭叔舟曰汝當善教世子世子亦當尊禮師傳○傳于漢城府曰京城閭巷並作里門其基地則府與兵曹刑曹都摠府審定姑設衙門○刑曹啓竊盜禁防之法至為詳密盜賊未息請自今竊盜初犯贓物公處則米三石私處則

六石以上者斷筋牛馬賊為從者并依此數計賊斷筋布貨雜物則以時直准計之京中則明年正月初一日近道則二月初一日遠道則四月初一日定限知會從之○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職平朝臣宗彥八郎茂世肥前州上松浦那護野寶泉寺源祐位等遣人來獻土物○癸丑諭八道觀察使彌牌分臺敬差官守令曰白文賤籍無所依據不當受理其中父祖手筆明白事證的實者方許取實之法已立京中漢城府外方監司守令分臺敬差官等不知立法本意槩以白文為可用不辨真偽或知而不辨或同謀成籍或因醉莫辨或聽請作偽或弄於姦吏或欲速不詳或恃功不謹如是姦偽情狀莫可盡述如此不謹奉行官吏當以棄毀制書論斷雖功臣議親逃路無由子所最用心處慎之非予私情○戶曹啓成均館師生供饋米受諸豐儲倉轉輸有弊請以本館官員參上一參外二為久任與豐儲倉官負同坐養賢庫收納支用從之○戶曹啓漕轉船軍虧欠他邑田稅者本曹雖移文徵之所在守令以為他

邑欠稅不即督徵請自今一應公處徵物並於給解由時憑考從之○漢城府啓號牌事目歷良為賤者全家徙邊法非不嚴而奸偽之徒冒良為奴者間或有之請許人陳告一依事目科罪每冒一名以犯人奴婢三口給告者所冒良人屬公賤又啓前此宗親奴子號牌只刻主名故與常人同名者頗多偏名則復考尤難請自今并刻爵號於名上曾已受牌者亦令追刻爵號皆從之○甲寅 御思政殿受常參以日寒不視事 命注書往義禁府典獄審察罪囚○承政院奉 旨馳書于諸道觀察使節度使處置使等曰進上方物不依樣造作如刀子用生鐵不淬刃其餘方物亦皆有形無實徒費財力自今須精緻製造○戶曹啓大典只載堤堰修築之法而不能修築者無罰故守令慢不致意多至缺毀請自今不堅築者守令則降資該吏監考則全家徙邊 從之又啓江華通津人善操舟者稱為事知每一漕船各定一人統率船軍漕轉到江以所載米授領船者即將空船而回其虧欠之米獨徵領船者故事知者多盜用

請自今每一船定事知二名分左右番左番事知則到江與其  
領船者同納米糶右番事知則將空船回泊如有虧欠並徵事  
知從之○乙卯百官以中宮誕日陳賀上御康寧殿設宴  
左贊成尹士旻判中樞院事成奉祖工曹判書尹士昕江寧君  
洪元用等赴宴命名河東府院君鄭麟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  
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具致寬上黨府院君韓明滄右議政黃  
守身南陽府院君洪達孫等于思政殿東庭賜酒樂命饋軍  
士酒○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棟鍾城節制使裴孟達呈啓愁  
州住中樞柳尚同介等來告曰前往五日程所乙古肖見尼麻  
車兀狄哈于豆語我云兀狄哈之乙介等二百餘兵將往攻  
蒲州幹朵里以復前讎其後又見毛里安住於虛主亦言之如  
是臣以謂衝東擊西賊謀難測已移文諸鎮堡令益謹隄備若  
遇賊變勿輕出戰權辭開諭使不生隙○丙辰禮曹啓今咸吉  
道所送唐人于家佐于家仇等言曰如不得居京侍衛則欲還  
吉州妻父所居其妻父所居在海邊非野人來往之路請從所

願令與妻子送吉州給田限十年復戶 從之○司憲府啓朴  
惟彬用弓弦絞女子項殺之不可不究治請令其道觀察使更  
鞫 命全家徙江原道○令禮曹廣求本國先儒所定四書五  
經口訣與鄭愛周詩口訣○丁巳 御思政殿受常參召左議  
政具致寬右贊成朴元亨中樞院使李邊工曹參判丘從直等  
設酌世子入侍進酒 命元亨及都承旨申澍草論平安道都  
節制使楊汀書曰前者因卿所啓許令南道有武略守令赴防  
然時無的實聲息亦無所領軍士而獨身赴防慮或不顧民事  
徒有糧餉馱載之弊更加商量處之○遣僉知中樞院事李孟  
孫如大明進海青○戊午日本國肥前州下松浦山城太守源  
吉對馬州關處鎮守秦盛幸佐護郡代官平朝臣宗大膳助茂  
友等各遣人來獻土物○己未 御丕顯閣蓬原府院君鄭昌  
孫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贊成朴元亨左參贊  
崔恒吏曹判書韓繼禧同知中樞院事金國光戶曹判書盧思  
慎仁順府尹成任行上護軍宋履寬上曹參判丘從直等入侍

設酌講儒生等經書又 名蒸藝文儒臣等論難易口訣○吏  
曹啓開城府本無鄉吏而使臣往來都會之地依平壤咸興設  
立土官開城都府司都府一正五品丞一從六品注簿二正八  
品典賓署注簿一正七品直長一從八品錄事二從九品軍器  
署注簿一從七品錄事二從九品營作院判官一從七品錄事  
二從九品典酒署直長一從八品錄事一權務司倉署直長一  
從八品錄事二權務司獄署直長一從八品錄事一權務仁興  
部禮安部智安部信平部各使一從六品錄事一權務知印二  
十仍舊典吏三十五改稱主事其西班牙職則令兵曹議定 從  
之○大司憲梁誠之上軍國便宜十條一軍國之事不可不深  
慮而遠圖之以為萬全計也今行巡軍士授一武將乘昏點閱  
實為未便乞今後巡將以文武二員並差義禁府上直郎官親  
授兵曹文案對巡將而點送之以其軍目付巡將巡將受軍目  
而以為檢察一臣聞唐玄宗之時宗室不出閭宋則有大宗正  
寺南宋有西南二外宗正以慶宗室今或倣此意慶州全州平

壤永興開城府影殿咸興本宮各遣秩卑屢踈宗室二人三年  
一遞以奉香火並官給十戶以贍之是亦維城之義盤石之宗  
也一臣觀大明官制南直隸鎮江等十四府十五州北直隸順  
天等八府一十八州俱不隸布政司此高皇帝深慮也本朝八  
道慶尚道安東晉州全羅道南原光州忠清道公州洪州京畿  
坡州水原江原道春川襄陽黃海道延安平山咸吉道永興北  
青慶源平安道義州定州咸川等郡直隸漢城府其文移等事  
皆仍其舊但褒貶最令吏曹主之一平安咸吉道境連他國  
防禦勤苦其撫綏之方不可不慮平安道平壤子弟一人用之  
東班江邊六郡子弟用之司僕寧邊安州義州麟山龜城定州  
咸川子弟用之西班咸吉道咸興子弟用之東班六鎮三水甲  
山子弟用之司僕鏡城吉州端川北青永興子弟用之西班以  
之濟州子弟四人旌義大靜子弟各二人亦用西班東班則三  
年司僕及西班則一年而遞以為萬世之慮一臣觀歷代之制  
民口三十萬則戶一十萬戶一十萬則兵三四萬例以三丁為

一戶三戶養一兵今以二丁為一保保則戶也以之供賦役以  
之出軍丁須每保富實然後或分或合無所不利是故以二丁  
為一保則保將單弱雖率三保無益也以三丁為一保則保皆  
富實只率二保亦可也乞以三丁為一保步兵之輕者與衙前  
工正烟戶雜色自為一保此三人為一兵也步兵之重者與騎  
兵之輕者得率一保此六人為一兵也騎兵之重者方率二保  
此九人為一兵也於是育才而富者以貧而無才者為助丁有  
才而貧者以富而無才者為助丁如是則兵皆精騎而有才者  
為正軍矣貧富俱得所而民亦從而安矣一承旨六人分掌出  
納其為任至重今或因常參或因觀射六人盡入 御前其入  
啓之事親稟 上旨至為精密但一日萬幾六曹諸司公事欲  
因政院入啓而未能者頗多乞每常參觀射之日承旨五人入  
受睿旨其一人留本院受諸司公事隨即入啓一軍資不可不  
儲峙也而亦不可畜之於一處須內外俱足東西皆備然後可  
也乞於豆毛浦洞內創設大倉仍以上流漕運入貯其下流漕

運亦至西江移載小舫達于漢江如是則卑國之所需者不在於一處而緩急可以相濟矣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禮樂因時損益不可執一而為之也臣觀禮曹宴倭野人之時用男樂歌舞衣冠不堪掛目是不可使聞於隣國也今中國宴蕃使用雜伎本朝之宴大明使亦用女樂乞自今宴東北使除舞童改用女樂其宴西朝使則又擇本國雜伎之可觀者兼用之一立法非難法立而令行禁止澤及於民為難近日特禁私行犯之者議重典臣聞此法之立有治裝而停行者有於座亡命者有賓旅斂迹於村落者有守令散遣其家累者今日以後生民之害十去其三守令之弊十去其五豈不大有益於國家哉此無他法不可不重法重則難犯故也然生民之害守令之弊猶有未盡去者近年徵代納之價者或陵轢守令或恣行賂遺侵漁百姓無所不至乞今後貢物之民不能自納者從其願轉報戶曹令富商納稅而代納其代納文案一件送監司一件給納者於是守令一依大典斂之於民而納者持文憑入受刑倉如

是則不得侵擾生民不得唐突守令而守令之弊十去其七生  
民之害十去其五矣一立法非難法立而殺姦擿伏利歸於國  
為難近日歷良為賤者杖一百全家入居以犯人奴婢三口給  
告者充賞此法之立中外震肅皆稱良法為之者必自退不為  
者必自幸法既如是其快也乞更加立法自今良人漏一丁者  
杖一百全家入居公私奴婢匿一口而現露者勿論會赦並杖  
一百全家入居如是良民盡出則軍額足公賤出而官府足私  
賤出而士大夫足如是則不必刷齊民實塞而邊郡足矣 上  
嘉納○庚申承政院奉旨馳書于咸吉道觀察使節制使等曰  
塞上寒甚鎮戍勞苦念卿不忘賜宴以慰仍賜衣一領至可領  
之又馳書于平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採訪等曰今咸吉道捕  
松鶻五連京畿高陽全羅道金堤各捕一連道則非他道之例  
境連咸吉道前此多捕而今不獲一連此必不謹所致肆遣提  
川副正蓋統察之更加糾察務令捕獲○命入直諸將承旨等  
會于思政殿守庚申出內帑甚厚○辛酉 傳于刑曹放遣

充軍宦官黃思義延德生金訥司贍奴定屬宦官辛麻擣砧軍  
定役宦官金孝江○壬戌有人啓東郊有虎 上親幸東郊河  
城尉鄭顯祖青城尉沈安義南陽府院君洪達孫工曹判書尹  
士昕知中樞院事康純兵曹判書金礪信川君康袞行護軍具文  
信閔發僉知中樞院事魚得海清城君韓終孫福城君權軀行上  
護軍林自蕃唐城君洪純老等扈從驅獵未獲○甲子禮曹啓  
仁城君神主祔平原大君祠堂凡祭所需請依平原大君例令  
諸司供進 傳曰未立後間祠堂及墓祭並令諸司供設○乙  
丑 御勤政殿受朝參入 御思政殿召宗宰設酌○知中樞  
院事金國光戶曹參判金謙光行上護軍閔發等以覲病母歸  
忠清道諭觀察使令賜食物 上寵待國光權勢日盛諸臣無  
比○丙寅 御華鞞堂觀射令諸將司僕宣傳官內禁衛分左  
右射侯宗宰入侍設酌○丁卯年參判曹孝門妾子晉卿殺婢  
子于東大門外晉卿母欣非卒敦寧李絞妾女也為孝門妾生  
晉卿有婢甫老未其子病死請暇不得有怨言欣非怒謂其子

曰必殺此人晉卿率奴僕數人歸東大門外巖穴間立其子於側謂曰看我殺汝母兒子啼呼不忍視令奴夫黃以砧杵擊其首不死親自射之又不死抽矢復射殺之有人奔告政院上大怒發軍掩捕御丕顯閣親鞫晉卿及其母俱伏即下義禁府傳曰生殺子奪獲出一人晉卿擅殺其婢殘暴莫甚即令大臣議之咸曰宜致極刑盧思慎獨曰主擅殺奴婢於律無死條若殺此人奴婢背主者皆籍口上憐甫老未子賜衣服○咸吉道都節制使許琮馳啓前降諭書令臣密問兀狄哈等聲息以聞臣即到會寧鍾城諸鎮問之會寧住幹朵里馬仇音波鍾城住要時老等告兀良哈常言今後不復寇朝鮮誠心歸順且告今年雪深諸姓兀狄哈兀良哈等未得出入○戊辰百官以冬至陳賀御思政殿召蓬原府院君鄭昌孫等講燕藝文儒臣等易訣又講儒生金彥莘等經書彥莘能通其義上謂彥莘曰衆皆未能汝獨能之子甚嘉之即令進酒前此上黨府院君韓明澹啓有儒金龜能通易至是召講之兩對頗精

命叙用賜工曹叅判丘從直成均直講俞希益兵曹佐郎俞鎮  
等裘各一領○己巳 御不顯閣議政府六曹進豐呈王世子  
以下八庭四拜王世子坐階上東孝寧大君補坐階上西臨瀛  
大君璆永膺大君琰誼城君家密城君琛烏山君澍永順君溥  
咸陽卿誦龜城君浚寶城卿容樂安君寧永川卿定銀川君積  
玉山君躋蛇山君灑鎮南君終生勿巨尹徹居平正復進禮正  
衡金山正衍枰城正德等坐庭西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  
申叔舟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南  
陽府院君洪達孫領中樞院事沈澮判中樞院事沈決左贊成  
尹士盼密山君朴仲孫右贊成朴元亨左叅贊崔恒工曹判書  
尹士昕中樞院使康純兵曹判書金碩右叅贊尹子雲同知中  
樞院事金守溫吏曹判書韓繼禧知中樞院事金漑中樞院使  
魚孝瞻大司憲梁誠之文山君柳河行上護軍宋處寬戶曹判  
書盧思慎刑曹判書洪應信川君康袞仁順府尹成任行上護  
軍金禮蒙僉知中樞院事魚得海漢城府尹李黻兵曹叅判任

元濬花山君權攀清城君韓終孫藝文提學徐居正行護軍薛  
丁新福城君權軀行上護軍林自蕃永嘉君權攀公山君安慶  
孫吏曹然判姜希孟行僉知中樞院事安哲孫唐城君洪純老  
礪山君宋益孫玉川君薛繼祖漢城府尹李坡工曹然判丘從  
直等坐庭東妓工人及內女三人於東廊奏樂宗宰以次行酒  
海平 召兼藝文儒臣等講易口訣特賜 輔德鄭自英裘一  
領又賜六曹判書以上及功臣等貂皮各五十領又 命饋入  
直軍士酒○元良哈副萬戶馬巨車等四人來獻土物○庚午

諭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今去進鷹使李孟孫之行擇定  
差使負率義州旁近諸鎮軍士一百送至通遠堡○辛未承政  
院奉旨馳書忠清道觀察使曰溫陽溫井凡欲沐浴者 御井

御室外勿禁○傳于禮曹曰醫官所讀醫書依儒生例每月朔望  
親講○壬申 御丕顯閣召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  
寬 右議政黃守身及詳定所堂上等示新官制議其可否○  
傳于禮曹曰徐岡子孫勿錮○元良哈都萬戶金阿羅介等六

人來獻土物○有人啓虎入蜂峴 上將出獵大司憲梁誠之  
進啓曰虎惡獸也 殿下欲親捕獵臣竊危之乞須罷之 上  
以為然遂停之○癸酉兀良哈副司正豆應巨等六人來獻土  
物○十二月甲戌朔 幸西郊觀獵 青城尉沈安義上黨府  
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南陽府院君洪達  
孫工曹判書尹士昕中樞院事康純右叅贊尹子雲同知中樞  
院事鄭軾行上護軍李允孫文山君柳河行護軍洪益生信川  
君康乘行護軍具文信清城君韓終孫永嘉君權擎公山君安  
慶孫唐城君洪純老礪山君宋益孫等扈從 駕至蜂峴廂軍  
捕虎軍士一人傷於虎 命內醫救藥○傳旨義禁府曰曹晉  
卿母子殺人於都城底無少隱覆露棄凶器至於證子殺母女  
今大惡無以加此晉卿凌遲處死其母汝恭處斬並籍沒家產  
叅謀不禁為先下手奴夫黃決杖一百流三千里收贖後水屬  
濟州官奴隨從不禁下手奴今音進吉生決杖一百流三千里  
收贖後各屬所居邑奴○乙亥 御丕顯閣召六典詳定所堂

上議新官制○傳旨兵曹自今巡廳分二所每所巡將一人監軍一人同坐點檢宣傳官兵曹鎮撫所郎廳中一人受點監軍○丙子有人啟虎入東郊 駕幸晉濟院 御樓上召宗宰設酌遂 幸峩嵯山下令左右廂合圍未獲○丁丑阿乙加毛端女真副萬戶金撤魯哈等五人來獻土物○戊寅 御勤政門受朝參入 御思政殿召宗宰設酌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領中樞院事沈澮知中樞院事康純兵曹判書金璿判漢城府事李石亨吏曹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同知中樞院事尹欽兵曹參議朴仲善等入侍 命取內廐馬一匹令宰樞等作輪本戲以賭之明澮得之 入御康寧殿又召明澮致寬澮純璿思慎等設酌○有盜十餘人劫掠書房色安哲貞母家懸絲布五十匹于鍾樓購捕告○已卯 御華鞞堂令諸將軍士射侯中多者 賜馬人一匹○庚辰 上與中宮幸孝寧大君補第 王世子與永膺大君琰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南陽府院君洪達孫扈從 上御東大廳賜補與

妻宴酒半 命賜補白米一百石鞍具馬一匹其餘賜資甚盛  
宴罷 入內從容酬酢○辛巳韓朶里大護軍馬千里等五人  
來獻土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職平朝臣宗彥七貞國  
各遣人來獻土物○以訓春任副萬戶洪阿多元照赤住護軍  
童奴兒罕並為本處萬戶指揮童難豆愁州住護軍金塞古特  
時達住指揮阿速本處副萬戶○司憲府據慶尚道觀察使  
咸禹治啓本啓道內尚州日守朴永春洪淡等謀避徭役剃髮為  
僧對妻仍居守令未得擅便還役效此者多人物漸耗請永春  
淡依大典抵罪自今避役為僧對妻者隨即還役從之○甲申  
御勤政門受朝參入 御思政殿王世子與上黨府院君韓明  
澮左議政具致寬領中樞院事沈澮左叅贊崔恒工曹判書尹  
士所知中樞院事康純兵曹判書金磧右叅贊尹子雲西原君  
韓繼美吏曹判書韓繼禧戶曹判書盧思慎行僉知中樞院事  
李允孫吏曹叅判妻希益工曹叅判丘從直入侍王世子進酒  
宰樞以次進酒○傳旨司憲府曰治民之職守令最近而率皆

庸愚之才不勝貪欲且恃在遠獨專虐民貪污無所畏忌憲府則雖聞而劾之風聞公事又不欲與人作隙又畏當權之族莫不苛官度日百姓所不安盜賊之日滋軍國之不振皆此之故今後監司守令水陸諸將貪污虐民違令等事啓聞推鞫○乙酉上黨府院君韓明澮以體察使向平安道陞辭 上命世子往餞于慕華館授明澮教書曰近因入居等事四道民勞撫恤安集城守等事予所最用意處卿其體予至懷除祛民瘼兼督軍務觀察使都節制使以下黜陟賞罰亦宜自任凡干事務便宜從事先行後聞○諭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曰塞上寒甚特賜毛裘一領至可領之○諭江原道觀察使李尹仁曰本道比因失農民不賴生子甚惻然道內薦新外進上物膳並令權除嶺西居民悉令復戶貢物未收並皆蠲減今年以後為半權除務令民生蘇復然蘇復之本在務農桑通魚鹽今煮鹽所用水鐵盆百部已令慶尚道鑄作輸送卿其分給嶺東諸邑民煮鹽

○日本國對馬州平朝臣宗彥七貞國遣人來獻土物○丙戌

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據滿浦節制使鄭山彙呈啓野人中樞李  
豆里指揮玉英等來言屢請朝覲而竟未蒙允是必同類無知  
犬豕之輩侵犯邊塞所致又云童倉弟朱陽往咸吉道會寧住  
馬仇音波弟馬加弄哈家聞朝鮮將討我等多遣京軍士來戍  
平安公江諸鎮又加陽介獵於甫乙下等處遇朝鮮人十餘名  
意謂採蓼人殺射啖大恐動之其人等隱深林射犬殺之又射  
人中之前此朝鮮人無如此深入者是必因獵審道路迂直也  
前日朱陽所言真不誣矣同類等盡登山待變○戊子 御勤  
政殿受朝賀入 御思政殿命召宗親及侍講官諸將等設酌  
傳曰予觀朝廷軍士多而朝官少是則朝官甚簡要矣然其間  
或有庸愚而竊位者賢智而久滯者人君深居九重何以知之  
自今凡干啓達事當該官吏皆入親啓予將覲其言語進退以  
審其賢愚且令公事毋致稽緩又召兼藝文儒臣等講易○日  
本國都管提島山殿源義就對馬州太守宗成職各遣人來獻  
土物○己丑 御丕顯閣召六典詳定所堂上等議新官制○

戶曹啓大典科田違受條祖父母及夫沒則其科田子婚  
孫及妻終制後翌年內告戶曹戶曹考田闌爵牒若不及限告  
官收租者計年追徵其田屬公受田無妻身死者受守信田後  
適他者妻父母適受後棄妻者之田族親告官屬公隱漏不告  
者抵罪之法已立無識之徒或畏嫌隙或甘收租不即告官請  
京中則限丙戌正月晦日外方則二月晦日令窮推成籍輸送  
本曹從之○具刑住尼麻車兀狄哈金弓豆等七人來獻土  
物○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職遣人來獻土物○庚寅御不  
顯閣名兼藝文儒臣等親問易口訣傳曰是人等於易句讀  
頗精良用嘉悅今後給與予親定口訣俾之畢覽○傳于禮曹  
曰自今諸司啓稟公事午前則該官親詣承政院待命當午引  
見未及啓達之事則當夕告于承政院翌日在官待牌召○辛  
卯御不顯閣命名諸司啓事官吏接見親問義禁府鎮撫權  
致中啓事違錯上曰禁府刑官也而吏不當若是感傷和氣  
必此人也即命更鞫來啓○壬辰傳于承政院曰凡賜與

物件及倭野人賜給之物承政院看品糾察○先是上林園啓  
今年生梨極貴請進上外勿送諸處命具錄所送處以啓多北  
橫看所錄 御書傳旨義禁府曰上林園官吏供上菓物率用  
碎惡其於大臣諸處選擇品好者以進且無上旨而私自贈遺  
諂附大臣至於私家會集顯然贈送專無為上之志其推劾以  
啓仍 命勿巨尹徹宦官林童等搜取上林園文書間有承政  
院帖字承旨等啓曰因循故事至此懼惶待罪 傳曰予非以  
政院之用為不可也第以上林園近甚縱弛以是責其官吏耳  
○忠清道都節制使徠病篤召還○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成  
職遣使來獻土物○司憲府據京畿觀察使啓本啓進義副尉  
李孟擁聞其父死匿不舉哀四日而娶妻九月不葬不可不懲  
請依律科罪 上以經赦原之只離異其妻收其告身永不叙  
用○癸巳傳旨吏曹收宦官金潔金守敬等告身罷金呂生職  
○乙未親祭文昭殿 御慶會樓水閣飲諸將司僕等酒 御  
忠順堂有人啓虎入白岳山麓上親率諸將登白岳山巔令

左右廂軍驅下推豹○丙申 御思政殿設飲福宴王世子與  
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密城君琛永順君溥龜  
城君浚河城尉鄭顯祖勿巨尹徹蛇山君灝河東府院君鄭麟  
趾蓬原府院君鄭昌孫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黃守身南陽府  
院君洪達孫左贊成尹士旻右贊成朴元亨左叅贊崔恒右叅  
贊尹子雲工曹判書尹士昕兵曹判書金碩吏曹判書韓繼禧  
禮曹判書元孝然戶曹判書盧思慎刑曹判書洪應等八侍王  
世子進酒又召兼藝文儒臣等論易口訣謂曰是人等精妙已  
熟予愛之重之令世子饋之酒○丁酉 御丕顯閣 命召侍  
講官等講儒生經書名兼藝文儒臣論易口訣○以圓覺寺有  
瑞氣祥雲舍利分身之異百官陳賀○以阿乙加毛端住女真副  
萬戶金撤魯哈為本處萬戶草串任骨看司直金赤成阿本處  
副萬戶○戊戌傳旨禮曹曰赴明使臣若聞見聲息則令先來  
通事平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義州牧使中須先見開說○  
庚子御思政殿東隅觀難王世子與孝寧大君補永膺大君

琰請將宗宰入侍○傳于漢城府曰京中號牌曾以今十二月晦日為限至今未受者頗多此非受牌者之罪專是官吏慢易之致更以丙戌三月晦日為限○傳于議政府曰正朝使李義堅護送軍李軍吉死於遼東義州小通事裴祉斷腰載來而義堅與書狀官金順成通事張有華閔僖等既不禁止又不啓達進賀使崔有臨通事咸尚正等賣弓買角書狀官金積福亦不檢舉其議罪以啓政府議啓並收告身配外方 御書並皆自願付處○義禁府啓僧淑正欲占持玉果縣羅菴寺靈光郡利興寺偽造 王牌偽著 御押且偽作度牒與禮曹關字孝寧大君圖書教宗選案偽著官吏押字請依律處斬 從之○遣僉知中樞院事裴孟達如大明進海青一連○以具州住尼麻車兀狄哈司直吾乙都古為本處副萬戶○新昌縣監金性中違法濫刑枉殺部民吳升守 命杖九十徒二年半永不叙用追徵埋葬銀○辛丑 御康寧殿設宴孝寧大君補永膺大君琰烏山君澍承順君溥龜城君浚蛇山君灝勿巨尹徹河城尉

鄭顯祖領中樞院事沈澮判中樞院事沈決左贊成尹士珍工  
曹判書尹士昕等八侍○刑曹啓陽智縣監南芝枉殺白丁銀  
同黃巨等詐以病死做立文案罪擬非法歐打至死律合杖一  
一百徒三年龍仁縣令閔諄振威縣令金純善竹山縣監禹恭  
老等檢驗黃巨等屍掩匿杖殺詐為病死罪擬出入人罪失出  
減五等律雖皆經宥然於宥旨濫刑各人例同故殺不可不懲  
如此之類不宜免放 命杖芝九十徒二年半永不叙用諄純  
善恭老並皆罷黜○壬寅 御思政殿東隅觀雛○癸卯夜 命  
入直都鎮撫衛將兵曹堂上承旨司僕等聚于思政殿守歲出  
賜內帑○傳子禮曹曰元日命婦賀禮行於思政殿○骨看萬  
戶李訥仇於等六人來獻土物

(B)  
732.55  
4724  
[v.7]  
no.13  
0163750

昭和五年十月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7]  
no.13